

早 晷 學

吳敬恆題



厚黑學

序

孔子曰：「諱有五，吾從其諷」。昔者漢武帝欲殺乳母，東方朔叱令就死。齊景公欲誅圉人，晏子執而數其罪。二君聞言，惕然而止。宣順李宗吾先生，著厚黑學一書，大有東方朔晏子遺意，其言最諛，其意最沉痛。直不啻聚千古大奸大詐於一堂，而一一識定其罪，所謂誅奸諛於既死者非歟。吾人熟讀此書，即知厚黑中人，比比皆是。庶幾出而應世，不爲若輩所惑。彼爲鬼爲賊者，知人之燭破其隱，亦難惶然思返，而不敢妄試其技。審如是也，則人與人相遇，不得不出於赤心相見之一途，則宗吾此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也，豈淺鮮哉。厚黑學之發布，已有年矣，其名詞人多知之，今試執人而語之曰，汝固素習厚黑學者，無不色然怒，則此書之收效爲何如，固不俟辯也。

民國六年宜賓唐佩風序。

序

一

自序一

厚黑學，是我在滿清末年發明的，分三卷，上卷厚黑學，中卷厚黑經，下卷厚黑傳習錄。民國元年，在成都公論日報，逐日登載，讀者譁然。中卷僅及其半，我受友人勸告，遂中止。同時我還做有一篇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更不敢發表了。後來底稿已不知拋往何處。十六年，刊「宗吾臆談」，才將兩文大意寫出，刊入其中。廿三年，北平友人，從臆談中，將厚黑學三卷抽出，刊為單行本。廿五年，在成都再版，旋即售罄。茲因索閱者衆，再重印。民國六年，成都國民公報社，曾將上卷，刊一小冊。宜賓唐侗風。中江謝綬青，作有序跋，茲亦一併載入。

我生平讀書，最喜歡懷疑。「厚黑學」，是懷疑一部二十四史。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。是懷疑四書五經，與夫宋元明清學案。我做了這兩篇文章，把胸中打掃得乾乾淨淨，掃去陳言，獨立研究，後來得出一個原則曰：「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」，遂著「心理與力學」一書，算是獨立研究之結果。凡事有破壞才有建設，「厚黑

「學」，與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所謂破壞也。「心理與力學」，所謂建設也。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與「厚黑學」，是同一時期的文字，特附載於後，以見我思想之過程。

世界是進化的，厚黑學可分三個時期。上古時人民渾渾噩噩，無所謂厚，無所謂黑，純是天真爛漫的。孔孟學說，提倡道德，夢想唐虞，欲返民風於太古，是為第一時期。後來人民知識漸開，機變百出，黑如曹操，厚如劉備之流，遂應運而生。斯時也，孔孟復生。亦必失敗，是為第二時期。今則已入第三時期了，黑如曹操，厚如劉備者，滔滔皆是，其技術之精，雖曹劉見之，亦當惶然大嚇，卒之，失敗者多，成功者少，其幸而成功者，或不旋踵而仍歸失敗，其故何哉？蓋現今為第三時期，曹劉又成過去人物了。此時期之人，必須參用孔孟的道德，似乎回復到第一時期了，實則似回復非回復，而成為一種螺旋式之進化。換言之，必須以孔孟之心，行曹劉之術，方與第三時期相合。方今孔孟復生，必歸失敗者，為其無曹劉之術。

也。曹劉復生，亦歸失敗者，爲其無孔孟之心也。我輩所處之世，是第二時期之末，第三時期之始，施行厚黑而僥倖成功者，第二時期殘餘之物也。雖成功而仍歸失敗者，受第三時代之天然淘汰也。

堯舜是第一時期人物，孔孟的書，是第一時期的學說。曹劉是第二時期人物，猶人所著厚黑學，是第二時期的學說。我最近所著「心理與力學」，是第三時期的學說，希望有第三時期人物出現，所以讀我的厚黑學者，不可不讀「心理與力學」。

物以少見珍，最初民風渾樸，不厚不黑，忽有一人又厚又黑，衆人必爲所制，而獨佔優勝。衆人見了，爭相仿效，大家都是又厚又黑，你不能制我，我不能制你，獨有一人，不厚不黑，明此人必爲衆人所信仰，而獨佔優勝。譬諸商場：最初的商人，盡都是貨真價實，忽有一賣假貨者，參雜其間，此人必大賺其錢。大家見了，爭相仿效，全市都是假貨，獨有一家貨真價實，則購者雲集，此人又當大賺其錢。故商場情形，也可分五個時期：第一時期的貨物，內容真實，表面不好看。第二

時期，表面好看，內容不真實。第三時期，則表面好看，內容又真實。我的厚黑學，是第二時期的產物。讀我厚黑學的人，如果照書行事，遭了失敗，我是不負責的，只怪他自己遲生若干年，商場情形，業已改變了。問「如何才不失敗」？曰：「請讀『心理與力學』」。

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富順李宗吾於成都。

自序二

厚黑學全文，原載拙著「宗吾臆談」內，上海論語半月刊，曾經轉載，其刊爲單行本者，初版於北平，再版三版於成都，寄售成都華西日報社，及重慶售珠市北新書局等處，旋即售罄。今年我在故鄉，各處紛紛函請再印。我以爲此等說法，最易啓人誤會，意欲從此不談。友人王君淵默函稱：「厚黑學三字，業已傳播衆口，無從收回。你全部作品，我會細讀一過，厚黑是社會病狀，你各種作品，是醫病之藥，我爲你計，不如把全部思想之統系，和各種作品之要點，詳詳細細寫成一次，附

載於後，作為厚黑學的說明書，病情與藥方，同時發表，使社會人士，了解你用意所在，否則僅以厚黑學三字，流傳於世，你將得罪於社會。「我深感王君之言，寫成一文曰：「我的思想統系」。交與王君印行，知我罪我，非所計也。

民國廿九年二月六日於自流井。

民國二十五年，我在成都寫「厚黑學」去：「去年吳稚暉先生在中外雜報，辦附記者友人毛君暢照，約我同去會他，我說：我何必去會他呢？他讀盡登載，遊嘉定，大觀園中的風景和人物，算是看遍了，獨於大觀園外樹林一個最清白的石獅子，他却莫有看見。歡迎吳先生，我也去了一趟，他的流說：我也聽過，石獅子看見劉老老在大觀園進進出出，劉老老不知道有石獅子，我不去會他，特別與他留點憾事」。後來毛君檢厚黑學一冊，厚黑叢話三冊，寄贈稚老，稚老不以爲怪，覆信云云。毛君製爲鉛版，刊登報紙，以板贈我。鄙意則謂：西洋景一經拆穿，則牛涖燃犀，百怪畢現，厚黑之犧牲者必少，而實行厚黑者，將無便處可。爲之讀者，以爲何如？宗書附記。

目次

序	一
自序一	二
自序二	五
(一)厚黑學	一
(二)厚黑經	一〇
(三)厚黑傳習錄	一七
緒論	二九
跋	三一
附次	一

目次

二

二

附錄一

我對於聖人之懷疑……………三三

附錄二

我的思想統系……………五一

(一) 厚黑學

我自讀書識字以來，就想爲英雄豪傑，求之函書五經，茫無所獲。英雄豪傑者，必有不傳之秘，與夫廿四史。仍無所得，以爲古之爲英雄豪傑者，必有不傳之秘。性愚魯，尋他不出罷了。窮索冥搜，忘寢與食，如是者有年，一旦偶然想及三國時幾個人物，不覺恍然大悟曰：得之矣，得之矣，古之爲英雄豪傑者，不過面厚心黑而已。

三國英雄之首推曹操，他的特長，全在心子黑。他殺呂伯奢，殺孔融，殺楊修，殺董承伏完，又殺皇后皇子，悍然不顧，並且明目張胆的說：「寧我負人，無人負我。」心子之黑，真是達於極點了。有了這樣本事，當然稱爲一世之雄。

其次要算劉備，他的特長，全在臉皮厚，他依曹操，依呂布，依劉表，依孫權，依袁紹，東竄西走，寄人籬下，恬不爲恥。而且生平善哭，做三國演義的人，更



把他寫得維妙維肖，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情，對人痛哭一場，立即轉敗爲功，所以俗語有云：「劉備的江山，是哭出來的。」這也是一個大有本事的英雄，他和曹操，可稱雙絕，當着他們煮酒論英雄的時候，一個心子最黑，一個臉皮最厚，一堂晤對，你無奈我何，我無奈你何，環顧袁本初諸人，卑卑不足道，所以曹操說：「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」

此外還有一個孫權，他和劉備同盟，并且是郎舅之親，忽然襲取荊州，把關羽殺了，心子之黑，彷彿曹操，無奈黑不到底，跟着向蜀請和，其黑的程度，就要比曹操稍遜一點。他與曹操比肩稱雄，抗不相下，忽然在曹不絕下稱臣，臉皮之厚，彷彿劉備，無奈厚不到底，跟着與魏絕交，其厚的程度也比劉備稍遜一點。他雖是黑不如操，厚不如備，却是二者兼備，也不能不算是一個英雄。他們三個人，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來，你不能征服我，我不能征服你，那時候的天下，就不能不分而爲三。

後來曹操，劉備，孫權，相繼死了，司馬氏父子乘時而起，他算是受了曹劉諸人的陶鑄，集厚黑學之大成。他能夠欺人寡婦孤兒，心子之黑與曹操一樣，能夠受巾幗之辱，臉皮之厚，還更甚於劉備。我讀史見司馬懿受巾幗這段事，不禁拍案大叫：「天下歸司馬氏矣！」所以到了這個時候，天下就不得不統一。這都是「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」

諸葛武侯，天下奇才，是三代下第一人，遇着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。他下了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決心，終不能取得中原尺寸寸地，竟至嘔血而死。可見王佐之才，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。

我把他們幾個人的事，反覆研究，就把這千古不傳的祕訣，發現出來，一部二十四史，可一以貫之，茲再舉楚漢的事來證明一下。

項羽拔山蓋世之雄，喑鳴叱咤，千人皆服，為什麼身死東城，為天下笑？他失敗的原因，韓信所說：「婦人之仁，匹夫之勇」兩句話，包括盡了。「婦人之仁」，是

心有所不忍，其病根在心子不黑；「匹夫之勇」，是受不得氣，其病根在臉皮不厚。鴻門之宴，項羽和劉邦，同坐一席，項羽已經把劍取出來了，只要在劉邦的頸上一劃，「太靈高皇帝」的招牌，立刻可以掛出，他偏偏徘徊不忍，竟被劉邦逃走。垓下之敗，如果渡過烏江，捲土重來，尙不知「鹿死誰手」？他偏偏說：「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，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，縱江東父老，憐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見之？縱彼不言，籍獨不愧於心乎？」這些話，真是大錯而特錯！他一則曰「無面目見人」再則曰「有愧於心」。究竟敵人的「面」，是如何做起得，敵人的「心」，是如何生起得？也不略加考察，反說：「此天亡我，非戰之罪，」恐怕上天不能任咎。

我們又拿劉邦的本事研究一下 史記載 項王謂漢王曰：「天下匈匈數歲，徒以吾兩人耳，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，」漢王笑謝曰「吾寧鬥智不鬥力。」詩問「笑謝」二字從何生出？劉邦見酈生時，使兩女子洗腳，酈生責他倨見長者，他立即輾洗起謝。前問「起謝」二字，又從何生出？還有自己的父親，身在俎上，他要分一杯

護，親生兒女，孝惠魯元，楚兵逼至，他能夠拉他下車，後來又殺韓信，殺彭越，「烏鵲弓藏，兔死狗烹，」請問劉邦的心子，是何狀態，豈是那「婦人之仁，匹夫之勇」的項羽、所能夢見？太史公著本紀，只說劉邦隆準龍顏，說項羽是重瞳子，屬於二人面皮之厚薄，心子之黑白，沒有一字提及，未免有愧良史。

劉邦的面，劉邦的心，比較別人特別不同，可稱天縱之聖。黑之一字，真是「生知安行，從心所欲不踰矩，」至於厚字方面，還加了點學力，他的業師，就是三傑中的張良，張良的三師，是圯上老人，他們的衣鉢真傳，是彰彰可考的。圯上受書一事，老人種種作用，無非教張良臉皮厚罷了。這個道理，蘇東坡的留侯論，說得很明白。張良是有「夙根」的人，一經指導，言下頓悟，故老人以「王者師」期之。這種無上妙法，斷非「鈍根」的人所能了解，所以史記上說：「良爲他人言，皆不省，獨沛公善之，良曰，沛公殆天授也，」可見這種學問，全是關乎資質，明師固然難得，好徒弟亦不容易尋找。韓信求封齊王的時候，劉邦幾乎誤事，全靠他的業師

在旁指點，彷彿現在學校中，教師改正學生習題一般。以劉邦的天資，有時還有錯誤，這種學問的精深，卽此可以想見了。

劉邦天資既高，學力又深，把流俗所傳君臣，父子，兄弟，夫婦，朋友五倫，一一打破，又把禮義廉恥，掃除淨盡，所以能夠平盪羣雄，統一海內，一直經過了四百幾十年，他那厚黑的餘氣，方才消滅，漢家的系統，於是乎才斷絕了。

楚漢的時候，有一個人，臉皮最厚，心子不黑，終歸失敗，此人是誰？就是人知道的韓信。袴下之辱，他能剴忍受，厚的程度，不在劉邦之下。無奈對於「黑」字，欠了研究：他爲齊王時，果能聽蒯通的話，當然貴不可言，他偏偏繫念着劉邦「解衣推食」的恩惠，冒冒昧昧的說：「衣人之衣者，懷人之憂，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。」後來長樂鐘室，身首異處，夷及三族，真是咎由自取。他譏諛項羽是「婦人之仁」，可見「心子不黑，作事要失敗」，這個大原則，他本來也是知道的，但他自己也在這裏失敗，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」，這也怪韓信不得。

同時又有一人，心子最黑，臉皮不厚，也歸失敗，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，姓范名增。劉邦破咸陽，繫子嬰，還軍霸上，秋毫不犯，范增千方百計，總想把他置之死地，心子之黑，也同劉邦彷彿，無奈臉皮不厚，受不得氣，漢用陳平計，間疏楚王巨，增大怒求去，歸未至彭城，疽發背死。大凡做大事的人，那有動輒生氣的道理？「增不去，項羽亡，」他若能隱忍一下，劉邦的破綻很多，隨便都可以攻進去，他偏然求去，把自己的老命，和項羽的江山，一齊送掉，因小不忍，壞了大事，蘇東坡還稱他是「人傑」，未免過譽。

據上面的研究「厚黑學」，這種學問，法子很簡單，用起來却很神妙，小用小效，大用大效，劉邦司馬懿得其全，統一天下，曹操劉備，得其偏，稱孤道寡，割據英雄，韓信，范增，也各得一偏，不幸生不逢辰，偏偏與厚黑兼全的劉邦，並世而生，以致同歸失敗。但，他們在生的時候，憑着一得之長，博取王侯將相，炫赫一時，身死之後，史傳中也佔了一席之地，後人談到他們的事迹，大家都津津樂道，可

見厚黑學終是不負人的。

上天生人，給我們一張臉，而厚即在其中，給我們一個心，而黑即在其中。從表面上看去，廣不數寸，大不盈匊，好像了無奇異，但，若精密的考察，就知道牠的「厚」是無限的，牠的「黑」是無比的，凡是人世的功名富貴，宮室妻妾，衣服輿馬，無一不從這區區之地出來，造物生人的奇妙，真是不可思議。鈍根眾生，身有至寶，棄而不用，可謂天下之大愚。

厚黑學共分三步工夫，第一步是「厚如城牆 黑如煤炭」，起初的臉皮，好像張紙，由分而寸，而尺，而丈。就「厚如城牆」了。最初心子的顏色，作乳白狀，由乳色而灰色，而青藍色，再進就「黑如煤炭」了。到了這個境界，只能算初步工夫，因為城牆雖厚，轟以大炮，還是有打破的可能，煤炭雖黑，但顏色討厭，衆人都不願接近牠，所以只算初步的工夫。

第二步是「厚而硬，黑而亮」。深於厚學的人，任你如何攻打，他一點不動，劉

備就是這類人，連曹操都把他沒有辦法。深於黑學的人，如退光漆招牌，越是黑，買主越多，曹操就是這類人，他是著名的黑心子，然而中原名流，傾心歸服，真可謂「心子漆黑，招牌透亮」。人能夠造到第二步，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淵之別，但還著了迹象，有形有色，所以曹劉的不事，我們一着眼就看出來了。

第三步是「厚而無形，黑而無色」。至厚至黑，天下後世，皆以爲不厚不黑，道個境界，很不容易造到，只好在古之大聖大賢中去尋求。有人問「這種學問，那有這樣精深？」我說「儒家的中庸，要講到『無聲無臭』，方能終止，學佛的人，要到『菩提無樹，明鏡非臺』，才算證果，何況厚黑學是千古不傳之祕，當然要到『無形無色』，才算止境。」

總之，由三代以至於今，王侯將相，豪傑漢將，不可勝數，苟其事之有成，何一不出於此，書冊具在，事實難誣，讀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徑，自去搜尋，自然左右逢原，頭頭是道。

(三)厚黑經

李宗吾曰：「不薄之謂厚，不白之謂黑，厚者天下之厚臉皮，黑者天下之黑心子。此篇乃古人傳授心法，宗吾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筆之於書，以授世人。其書始言厚黑，中散爲萬事，不復合爲厚黑，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面與心。其味無窮，皆實學也。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則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者矣。」

「天命之謂厚黑，率厚黑之謂道，修厚黑之謂教。厚黑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厚黑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，恐懼乎其所不黑，莫險乎薄，莫危乎白，是以君子必厚黑也。喜怒哀樂皆不發謂之厚，發而無顧忌，謂之黑。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，黑也者天下之達道也。致厚黑，天地畏焉，鬼神懼焉。」

右經一章，宗吾述古人不傳之祕以立言，首明厚黑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，其實厚黑備於己而不可離，次言存養厚黑之要，終言厚黑功化之極。蓋欲學者於此，

反求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誘之仁義，而充其本然之厚黑。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。以下各章，雜引宗吾之言，以終此章之義。

宗吾曰：「厚黑之道，易而難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曹劉亦有所不知焉，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曹劉亦有所不能焉。厚黑之大，曹劉猶有所憾，而況於世人乎。」

宗吾曰：「人皆曰予黑，驅而納諸煤炭之中，而不能一色也；人皆曰予厚，灑乎炮彈，而不能不破也。」

宗吾曰：「厚黑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衆人，考諸三王而不謬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實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俟聖人而不惑。」

宗吾曰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厚黑也者，其爲人之本與？」

宗吾曰：「三人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厚黑者而從之，其不厚黑者而改之。」

宗吾曰：「天生厚黑於予，世人其如予何？」

宗吾曰：「劉邦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曹操斯可矣，曹操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劉備孫權斯可矣。」

宗吾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，不如宗吾之明說也。」

宗吾曰：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厚黑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

宗吾曰：「如有項羽之才之美，使厚且黑，劉邦不足觀也已！」

宗吾曰：「厚黑之人，能得千乘之國，苟不厚黑，簞食豆羹不可得。」

宗吾曰：「五穀者種之美者也，苟爲不熟，不如蕩稗，夫厚黑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」

宗吾曰：「道學先生，厚黑之賊也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衆皆悅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入曹劉之道，故曰厚黑之賊也。」

宗吾曰：「無惑乎人之不厚黑也！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人講厚黑亦罕矣！吾退而道學先生至矣！吾其如道學先生何

哉？今夫厚黑之爲道，大道也，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；宗吾發明厚黑學者也，使宗吾與二人厚黑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宗吾之爲聽，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有道學先生將至，思竊聖賢之名而居之，則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！爲其資質弗若歟？曰：非也。」

宗吾曰：「有失敗之事於此，君子必自反也。我必不厚。我自反而厚矣，而大敗猶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黑；其自反而黑矣，其失敗猶是也，君子曰：反對我者，是亦妄人也已矣！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！用厚黑以殺禽獸，又何難焉？」

宗吾曰：「厚黑之道，高矣美矣，宜若登天然，而未嘗不可幾及也。譬如行遠，必自邇，譬如登高，必自卑，身不厚黑，不行於妻子，使人不以厚黑，不能行於妻子。」

我著厚黑經，意在初學的人，便於諷誦，以免遺忘。不過有些道理，太深奧了，我就於經文上下，加以說明。

宗吾曰：「不曰厚乎，磨而不薄，不曰黑乎，洗而不白。」後來我改爲：「不曰厚乎，越磨越厚，不曰黑乎，越洗越黑。」有人問我：「世間那有這種東西？」我說：「手足的繭疤，是越磨越厚，沾了泥土塵埃的煤炭，是越洗越黑。」人的面皮很薄，慢慢的磨練，就漸漸的加厚了，人的心，生來是黑的，遇着講因果的人，講理學的人，拿些道德仁義，蒙在上面，才不會黑，假如把他洗去了，黑的本體自然出現。

宗吾曰：「厚黑者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天生蒸民，有厚有黑，民之秉彝，好是厚黑」，這是可以試驗的，隨便找一個當母親的，把她親生的孩子抱着吃飯，小孩見了母親手中的碗，就伸手去拖，如不提防，就會被他打盪；母親手中拿着餛餅，他一見就伸手來拿，如果母親不給他，把餛餅放在自己口中，他就會伸手把母親口中餛餅取出，放在他自己的口中，又如小孩坐在母親的懷中吃奶，或者吃餛餅的時候，哥哥走至面前，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。這些事都是「不學而能，不

慮而知』的，這即是『良知良能』了。把這種『良知良能』擴充出去，就可建立驚天動地的事業。唐太宗殺他的哥哥建成，殺他的弟弟元吉。又把建成和元吉的兒子，全行殺死，把元吉的妃子，納入後宮，又逼着父親，把天下讓與他。他這種舉動，全是把當小孩時，搶母親口中餛飩餅，和推哥哥，打哥哥，那種『良知良能』擴充出來的。普通人有了這種『良知良能』，不知道擴充，惟有唐太宗把他擴充了，所以他就成爲千古的英雄。故宗吾曰：「口之於味也，有同者焉，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，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；至於面與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面與心所同然者，何也？謂厚也，黑也，英雄特擴充我面與心之所同然耳。」

厚黑這個道理，很明白的擺在面前，不論什麼人都可見到，不過剛剛一見到，就被感應篇，陰騭文，或道學先生的學說，壓伏下去了。故宗吾曰：「牛山之木嘗美矣，斧斤伐之，非無萌芽之生焉，牛羊又從而牧之，是以若彼其濯濯也。雖存乎人者，豈無厚與黑哉！其所以摧殘其厚黑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，且且而伐之，

則其厚黑不足以存，厚黑不足以存，則欲爲英雄也難矣！人見其不能爲英雄也，而以其未嘗有厚黑焉，是豈人之性也哉？故苟得其養，厚黑日長，苟失其養，厚黑日消。」

宗吾曰：「小孩見母親口中的糕餅，皆知搶而奪之矣，人能充其搶母親口中糕餅之心，而厚黑不可勝用也，苟能充之，足以爲英雄，爲豪傑，是之謂『大人石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』。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保身體，是之謂『自暴自棄』。」

有一種天資絕高之人，他自己明瞭這個道理，就實力奉行，祕不告人。又有一種資質魯鈍的人，已經走入這個途徑，自己還不知道，故宗吾曰：『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，而不知厚黑者衆也。』

世間學說，每每誤人，惟厚黑學絕不會誤人，就是走到了山窮水盡，當乞丐的時候，討口也比別人多討點飯。故宗吾曰：『自大總統以至於乞兒，盡是皆以厚黑爲本。』

厚黑學博大精深，有志此道者，必須專心致志，學過一年，才能應用，學過三年，才能大成。故宗吾曰：『苟有學厚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筆有成。』

(三) 厚黑傳習錄

有人問我道：『你發明厚黑學，爲什麼你做事每每失敗？爲什麼你的學生的本領還比你大；你每每吃他的虧？』我說：你這話差了。凡是發明家，都不可登臺造極，儒教是孔子發明的，孔子登臺造極了，顏，曾，思，孟，去學孔子，他們的學問，就比孔子低一層，周，程，朱，張，去學顏，曾，思，孟，學問又低一層，後來學周，程，朱，張的，更低一層，越趨愈下，其原因就是教主的本領太大了。凡東洋方面的學問皆然，道教中的老子，佛教中的釋迦，都有這種現相。惟西洋的科學則不然，發明的時候很粗淺，越研究越精深，發明蒸汽的人，只悟得汽衝壺蓋之理，發明電氣的人，只悟得死蛙運動之理，後人繼續研究下去，造出種種的機械，

有種種的用途，爲發明蒸氣電汽的人，所萬不逆料的。可見西洋科學，是後人勝過前人，學生勝過先生，我的「厚黑學」等於西洋的科學，我只講汽衝壺蓋，死蛙運動，中間許多道理，還望後人研究，我的本領當然比學生小，遇着他們，當然失敗。將來他們傳授些學生出來，他們自己，又被學生打敗，一輩勝過一輩，厚黑學自然就昌明了！」

又有人問道：「你把厚黑學講得這樣神妙，爲什麼不見你做出一些轟轟烈烈的事？」我說道：「我試問：你們的孔夫子，究竟做出了多少轟轟烈烈的事？他講的爲政爲邦，道千乘之國，究竟實行了幾件？曾子著一部大學，專講治國平天下，請問他治的國在那裏？平的天下的天下在那裏？子思著了一部中庸，說了些中和位育的話，請問他中和位育的實際安在？你不去質問他們，反來質問我，明師難遇，空道難聞，這種『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』你聽了還要懷疑，未免自誤。」

民國元年，我發布厚黑學的時候，遇着一位姓羅的朋友，新從某縣做了知事，因

來，歷數他任任內，如何如何的整頓，言下很高興，又說：因某事罷誤，把官失掉了，案子至今未了結，又非常懊喪。言次談及厚黑學，我原原本的告訴他，他聽得津津有味，我乘他正聽入神之際，猝然站起來，把棹子一拍，厲聲說道：「羅某！你生平作事，有成有敗，究竟你成功的原因，在甚麼地方？失敗的原因，在甚麼地方？究竟離脫這二字莫有？速道！速道！不許遲疑！」他聽了我這話，如雷貫耳，呆了半晌，才嘆口氣說道：「真真是莫有離脫這二字。」這位姓羅的，可稱頓悟。

我發布厚黑學，用的別號是「獨尊」二字，取「天上地下，惟我獨尊」之意，與朋友寫信，也用別號。後來我又寫作「蜀會」。有人問：「蜀會」二字，作何解？」我答道：我必布厚黑學，有人說我瘋了，離經畔道，非關在瘋人院不可。我說：那嗎，我就成爲蜀中之罪會了，因此名爲蜀會。我發布厚黑學過後，許多人實力奉行，把四川造成一個厚黑國。有人向我說道：國中首領，非你莫屬。我說：那嗎，我就成爲蜀中之會長了，因此又名爲蜀會。再者我講授厚黑學，得我真傳的弟子，本該授以

表辭！但是我的生活，是沿門托鉢，個道辭要留來自用，只好把我的狗皮褂子脫與他穿，所以獨字去了犬旁，成爲蜀字。我的高足弟子很多，弟子之足高，則先生之足短，弟子之足高一寸，則先生之足短一寸，所以尊字截去寸字，成爲曾字。有此原因，我只好稱爲蜀曾了。

我把厚黑學發表出來，一般人讀了，說道：「你這門學問，博大精深，我們讀了此書，猶如讀大學中庸一般，茫無下手處，請爲我輩鈍根衆生，說下乘法，傳授點實用的法子，我們才好照着做。我問道：你們想做甚麼？答道：我想弄個官來做，並且還要做得轟轟烈烈，一般人都認爲是大政治家，」我於是傳他，「求官六字真言」，「做官六字真言」，和「辦事二妙法」。

求官六字真言

求官六字真言：「空，貢，冲，捧，恐，送，」此六字俱是仄聲，其意義如下

一、空 卽空閑之意，分兩種。一指專務而言，求官的人，定要把一切事放下，不工不商，不農不賈，書也不讀，學也不教，一心一意，專門求官。二指時間而言，求官的人，要有耐心，不能着急，今日不生效，明日又來，今年不生效，明年又來。

二、貢 這個字是借用的，是四川的俗語，其意義等於鑽營的鑽字，『鑽進鑽出』，可以說：『貢進貢出。』求官要鑽營，這是衆人知道的，但是寔意很不容易下，有人說：『貢字的定義，是有孔必鑽。』我說：『你錯了！只說得一半，有孔才鑽，無孔者其奈之何？』我下的定義是：『有孔必鑽，無孔也要入。』有孔着擴而大之，無孔者，取出鑽子，新開一孔。

三、冲 普通所謂之『吹牛』，四川話是『冲帽壳子』，冲的工夫有兩種。一是口頭上，二是文字上；口頭上又分普通場所，及上峯的面前兩種，文字上又分報章雜誌，及說帖條陳兩種。

四、捧 就是捧場的捧字，戲臺上魏公出來，那奉獻的舉動，是絕好的模範人物。

五、恐 是恐嚇的意思，是及物動詞，這個字的道理很精深，我不妨多說幾句。官之爲物，何等寶貴，豈能輕易給人？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萬分，還不生效，這就是少了恐字的工夫，凡是當軸諸公，都有軟處，只要尋着他的要害，輕輕點他一下，他就會惶然大嚇，立刻把官兒送來，學者須知，恐字與捧字，是互相爲用的，善恐者捧之中有恐，旁觀的人，看他仕上峯面則說的話，句句是阿諛逢迎，其實是暗擊要害，上峯聽了，汗流浹背。善捧者恐之中有捧，旁觀的人，看他傲骨矜，句句話責備上峯，其實受之者滿心歡喜，骨節皆酥，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」，「大匠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」，是在求官的人細心體會。最要緊的，用恐字的時候，要有分寸，如用過度了，大人們惱羞成怒，作起對來，豈不與求官的宗旨大相違背？這又何若乃爾！非到無可奈何的時候，恐字不能輕用。

六、送。卽是送東西，分大小兩種：大送，把銀元鈔票一包一包的拿去送；小送，如春茶，火腿，及請吃館子之類。所送的人，分兩種：一是操用捨之權者，二是未操用捨之權，而能予我以助力者。

這六字做到了，包管字字發生奇效，那大人先生，獨居深念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某人想做官，已經說了許久，（這是空字的效用）他和我有某個關係，（這是實字的效用）其人很有點才具，（這是冲字的效用）對於我很好，（這是捧字的效用）但此人有點壞才，如不安穩，未必不搗亂，（這是恐字的效用）想到這裏，回頭看屍稜上黑壓壓的，或者白亮亮的，堆了一大堆，（這是送字的效用）也就無話可說，掛出牌來，某缺看某人署理。求官到此，可謂功行圓滿了。於是走馬上任，實行做官六字真言。」

做官六字真言

做官六字真言：「空，恭，糊，兇，聾，弄」。此六字俱是平聲，其義意如下：

一、空 空即空洞的意思，一見文字上 凡是批呈詞，出文告，都是空

洞洞的，其中奧妙，我難細說，請到軍政各機關，把壁上的文字讀完，就可恍然大悟；二是辦事上，隨便辦什麼事情，都是活搖活動，東倒也可，西倒也可，有時辦得雷厲風行，其實暗中藏有退路，如果見勢不佳，就從那條路抽身走了，絕不會把自己牽掛着。

二、恭 就是卑恭拆節脅肩諂笑之類，分直接間接兩種，直接是指對上司而言，間接是指對上司的親戚朋友，丁役及姨太太等等而言。

三、綳 卽俗語所謂綳勁，是恭字的反面字，指對下屬及老百姓而言，分兩種：一是儀表上，赫赫然大人物，凜不可犯，二是言談法，儼然腹有經綸，榮榮大才。恭字對飯甑子所在地而言，不必一定是上司，綳字對非飯甑子所在地而言，不必一定是下屬和老百姓，有時飯甑子之權，不在上司，則對上司亦不妨綳，有時飯甑子之權，操諸下屬或老百姓，又當改而爲恭。吾道原是濤濤潑潑地，運用之妙，

存乎一心。

四、兇。只要能達到我的目的，他人亡身滅家，賣兒貼婦，都不必顧忌，但有一層應當注意，兇字上面，定要蒙一層道德仁義。

五、聾。就是耳聾，「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爲之。」但，聾字中包含有瞎字的意義，文字上的詆罵，閉着眼睛不看。

六、弄。即弄錢之弄，俗語讀作平聲。千里來龍，此處結穴。前面的十一個字，都是爲了這個字而設的。弄字與求官之送字是對照的，有了送就有弄。這個弄字，最要注意，是要能夠在公署上通得過才成功，有時通不過，就自己墊點腰包裏的錢，也不妨，如果通得過，任他若干，也就不用客氣了。

以上十二個字，我不過粗舉大綱，許多的精義，都沒有發揮，有志於官者，可接着門徑，自去研究。

辦事二妙法

一、鋸箭法 有人中了箭，請外科醫生治療，醫生將箭幹鋸下，卽索謝禮。問他爲什麼不把箭頭取出？他說：「那是內科的事，你去尋內科好了」。這是一段相傳的故事。

現在各軍政機關，與夫大辦事家，都是用的這種方法，譬如批呈詞，「據呈某某等情，實屬不合已極，仰候令飭該縣知事，查明嚴辦。」「不合已極」這四個字是鋸箭幹，「該知事」是內科，抑或「仰候轉呈上峯核辦」，那「上峯」就是內科。又如有人求我辦一件事，我說：「這個事情我很贊成，但是，還要同某人商量。」「很贊成」三字是鋸箭幹，「某人」是內科。又或說：「我先把某部份辦了，其餘的以後辦。」「先辦」是鋸箭幹，「以後」是內科。此外有只鋸箭幹，並不命其尋找內科的，也有連箭幹都不鋸，命其逕尋內科的，種種不厭，細參自悟。

二、補鍋法 做飯的鍋薄了，請補鍋匠來補，補鍋匠一面用鐵片刮鍋底煤，爛了一面對主人說：「請點火來找燒烟。」他背着主人轉背的時候，用鐵錘在鍋上輕

輕的敲幾下，那裂痕就增長許多，及主人轉來，就指與他有，說道：「你這鍋裂痕很長，上面油膩了，看不見，我把鍋烟刮開，就現出來了，非多補幾個釘子不可，」主人埋頭一看，很驚異的說：「不錯！不錯！今天不遇着你，這個鍋子恐怕不能用了！」及至補好，主人與補鍋匠，皆大歡喜而散。

鄭莊公縱容共叔段，使他多行不義，才舉兵征討，這就是補鍋法了。歷史上這種變情是很多的。有人說：「中國變法，有許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壞了來醫。」這是變法諸公用的補鍋法，在前清官場，大概是用鑄箭法，民國以來，是鋸箭，補鍋，二者互用。

上述二妙法，是辦事公例，無論古今中外，合乎這公例的就成功，違反這個公例的即失敗，管仲是中國的大政治家，他辦事就是用這兩種方法，狄人伐衛，齊國按兵不動，等到狄人把衛絕了，才出來做「與滅國繼祀世」的義舉，這是補鍋法。召陵之役，不責楚國僭稱王號，只責他包茅不貢，這是鑄箭法，那個時候，楚國的實

力，連勝齊國，管仲敢於勸齊桓公興兵伐楚，可說是把鑄敵濫了來補。及到楚國露出反抗的態度，他立即鑿箭了事。召陵一役，以補鑄始，以鑿箭終，管仲把鑄敵濫了能把牠補起，所以稱爲「天下才」。

明季武臣，把流寇圍住了，故意放他出來，本是用補鑄法，後來制他不住，竟至國破君亡，把鑄敵濫了補不起，所以稱爲「誤國庸臣」。岳飛想恢復中原，迎回二帝，他剛剛才起了取箭頭的念頭，就遭殺身之禍；明英宗被也先捉去，于謙把他弄回來，算是把箭頭取出了，仍然遭殺身之禍，何以故？違反公例故。

晉朝王導爲宰相，有一個叛賊，他不去討伐，陶侃責備他，他覆信說：「我避賽時晦，以待足下，」侃看了這封信笑說：「他無非是『避賽時賊』罷了。」王導「避賽時賊」以待陶侃，即是留着箭頭，專等內科。諸名士在新亭流涕，王導變色曰：「當共戮力王室，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對泣？」他義形於色，儼然手執鐵錘，要去補鑄，其實說兩句漂亮話就算完事；懷愍二帝，陷在北邊，永世不返，箭頭永未取出。

，王導這種舉動，略略有點像管仲，所以歷史上稱他爲「江左夷吾」。（管仲字夷吾）讀者如能照我說的方法去實行，包管成爲管子而後的第一個大政治家。

結 論

我把厚黑學講完了，特別告訴讀者一個祕訣：大凡行使厚黑之時，表面上，一定要糊一層道德仁義，不能把他赤裸裸的表現出來。王莽之失敗，就由於露出了的原故。如果終身不露，恐怕至今孔廟中，還會寫一個「先儒王莽之位」，大吃其冷豬肉。

韓非「說難」篇，有曰：「陰用其言，而顯棄其身。」凡是我的學生，定要懂得這個法子。假如有人問你：「認得李宗吾否？」你就放出最莊嚴的面孔說道：「這個人壞極了，他是講厚黑學的，我認他不符。」口雖如此說，而心中則恭恭敬敬的，供一個「大成至聖先師李宗吾之位」。果能這樣做，包管你幹出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，爲舉世所欽仰，死後還要入孔廟吃冷豬肉。所以我每聽見有人罵我，就非常高興，

說道：「吾道大行矣」。

還有一層，我說：「厚黑上面，要糊一層道德仁義，」這是指遇着道學先生而言，假如遇着講性學的朋友，你同他講道德仁義，豈非自討沒趣？這個時候，應當糊上「戀愛神聖」四字。若遇着了講馬克斯的朋友，就糊上「階級鬭爭，勞工專政」八字，難道他不喊你是同志嗎？總之，面子上應當糊以甚麼東西，是在學者因時因地，神而明之，而裏子的厚黑二字，則萬變不離其宗，有志斯學者，細細體會！

跋

吾友李君宗吾，發明厚黑學，或以爲譏評末俗，可以勸人爲善，或以爲鑿破混沌，可以導人爲惡。余以謂厚黑學無所謂善，無所謂惡，亦視用之如何耳。如利刃然，用以誅叛逆則善，用以屠良民則惡，善與惡，何關於刃，故用厚黑以爲善，則爲善人，用厚黑以爲惡，則爲惡人，於厚黑無與也。

民國六年中江謝綬青跋。

摩
黑
學

我對於聖人之懷疑

世間頂怪的東西，要算聖人，三代以上，產生最多，層見疊出，同時可以產生許多聖人，三代以下，就絕了種，並莫產生一個。秦漢而後，想學聖人的，不知有幾千百萬人，結果莫得一個成爲聖人，最高的不過到了賢人地位就止了。請問聖人這個東西，究竟學得到學不到？如說學得到，秦漢而後，有那麼多人學，至少也該出一個聖人，如果學不到，我們何苦朝朝日日，讀他的書，拚命去學。

三代以上有聖人，三代以下無聖人，這是古今最大的怪事，我們通常所稱的聖人，是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我們把他分析一下，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。其餘的聖人，盡是開國之君，並且是後世學派的始祖，他的破綻就現出來了。原來周秦諸子，各人特創一種學說，自以爲尋着真理了，自信如果見諸實行，立可救國救民，無奈人微言輕，無人信從，他們心想：人類通性，都是悚慕權勢，

凡是有權勢的人說的話，人人都肯聽從，世間權勢之大者，莫如人君，尤莫如開國之君，兼之那個時候的書，是竹簡做的，能夠得書讀的很少，所以新創一種學說的人，都說道：『我這種主張，是見之書上，是某個開國之君，遺傳下來的』。於是道家託於黃帝，墨家託於大禹，倡並耕的託於神農，著本草的也託於神農，著醫書的著兵書的，俱託於黃帝。此外百家雜技，與夫各種發明，無不託始於開國之君。孔子生當世間，當然也不能違背這個公例，他所託的更多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外；更把魯國開國的周公加入，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，周秦諸子，個個都是這個辦法，拿些嘉言懿行，與古帝王加上去，古帝王坐享大名，無一個不成爲後世學派之祖。

周秦諸子，各人把各人的學說發布出來，聚徒講授，各人的門徒，都說我們的，是個聖人。原來聖人二字，在古時並不算高貴，依莊子天下篇所說，聖人之上，還有天人、神人、聖人，等名稱，聖人列在第四等，聖守的意義，不過是「聞聲

知情，事無不通」罷了，只要是聰明通達的人，都可呼之爲聖人，猶之古時的朕字一般，人人都可稱得，後來把朕字聖字，收歸御用，不許凡人冒稱，朕字聖字，才高貴起來，周秦諸子的門徒，尊稱自己的先生是聖人，也不爲僭妄，孔子的門徒，說孔子是聖人，孟子的門徒，說孟子是聖人，老莊楊墨諸人，當然也有人喊他爲聖人，到了漢武帝的時候，表章六經，罷黜百家，從周秦諸子中，把孔子挑選出來，承認他一人是聖人，諸子的聖人名號，一齊削奪，孔子就成爲御賜的聖人了，孔子既成爲聖人，他所尊崇的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當然也成爲聖人，所以中國的聖人，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，其餘的都是開國之君。

周秦諸子的學說，要依託古之人君，也是不得已而爲之，這可舉例證明，南北朝有個張士簡，把他的文字，拿與虞訥看，虞訥痛加詆斥，隨後士簡把文改作，託名阮豹，又拿與虞訥看，他就讀一句，稱贊一句，清朝陳修園，著一本書學三字經，其稱託名葉天士，及到其書流行了，才改歸己名，有修園的自序可證。從上列兩

事看來，假使周秦諸子，不依託開國之君，恐怕他們的學說，早已消滅，豈能傳到今日。周秦諸子，志在救世，用了這種方法，他們的學說，才能推行，後人受賜不少，我們對於他是應該感謝的，但爲研究真理起見，他們的內幕，是不能不揭穿。

孔子之後，平旦之中，也還出了一個聖人。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關羽，凡人死了，事業就完畢，惟有關羽死了過後，還幹了許多事業，竟自捧得聖人的名號，又著有桃園經，覺世真經等書，流傳於世。孔子以前，那些聖人的事業與書籍，我恐怕也與關羽差不多。

現在鄉僻之區，偶然有一人，得了小小富貴，講因果的，就說他陰功積得多，講堪輿的，就說他墳地葬得好，看相的，算命的，就說他面貌生辰，與衆不同，我想古時的人心，與現在差不多，大約也有講因果的人，看見那些開基立國的帝王，一定說他品行如何好，道德如何好，這些說法，流傳下來，就成爲周秦諸子著書的材料了。兼之，凡人皆有我見，心中有了成見，眼中所見的東西，就會改變形相，

戴綠色眼鏡的人，見凡物皆成綠色，戴黃色眼鏡的人，見凡物皆成黃色，周秦諸子，創了一種學說，用自己的眼光，去觀察古人，古人自然會改變形相，恰與他的學說符合。

我們權且把聖人中的太禹，提出來研究一下：墨子說他：「腓無脰，脰無毛，鬣其黔首，顏色黎墨」，宛然是摩頂放踵的兼愛家。韓非子說：「禹朝諸侯於會稽，防風氏之君後至而逐斬之，」他又成了執法如山的大法家。孔子說：「禹吾無間然矣，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服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」儼然為不恥惡衣惡食的拘拘儒者，又帶點極端不已的氣象。讀魏晉以後禪讓文，他的行氣，又與齊丕劉裕諸人相似。所以曹丕登壇受禪，一下壇來，就對人說道：「舜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」宋儒說他得了「危微精一」的心傳，他又成了一個析義理於毫芒的理學家。雜書上說他娶塗山氏女，是個狐狸精，彷彿是聊齋上的公子書生。說他替塗山氏造傳面的粉，又彷彿是畫眉的風流張敞。又說他治水的時候，驅遣神怪，又

有點像西遊記上的孫行者，封神傳上的姜子牙。據著者的眼光看來，他始而忘纘事仇，繼而奪仇人的天下，終而把仇人逼死蒼梧之野，簡直是厚黑學中重要人物。這種個人，就怪陸離，真是莫名其妙，其餘的聖人，其神妙也與大禹差不多，我們細加思索，聖人的內幕，他就可以了然了。因為聖人是後人幻想結成的人物，各人的幻想不同，所以聖人的形狀，有種種不同。

我做了一本厚黑學，從現在逆推到秦漢是相合的，又逆推到春秋戰國，也是相合的，可見從春秋以至今日，一般的心理，是相同的。再追溯到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就覺得他們的心理，神妙莫測，盡都是天理流行，惟精惟一，厚黑學是不適用的。大家都說三代以下人心不古。彷彿三代以上的人心，與三代下的人心，成爲兩截了，豈不是很奇的事嗎？其實並不奇。假如文景之世，也像漢武帝的辦法，把百家罷黜了，還留老子一人，說他是個聖人，老子推崇的黃帝，當然也是聖人，於是乎平民之中，只有老子一人是聖人，閉國之君，只有黃帝一人是聖人，

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」，黃帝的心，也是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」。「其數國，其民淳淳」，黃帝而後，人心就不古了；堯奪哥哥的天下，舜奪弟弟的天
下，禹奪執人的天下，成湯文武以臣叛君，周公以弟弑兄，我那本厚黑學，直可通
海制堯舜而止。三代以上的人心，三代以下的人心，就融合爲一片了。無奈再追溯
上古，黃帝時代的人心，與堯舜而後的人心，還是要成爲兩截的。

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樣際遇，成了御賜的聖人，我想孟軻那個亞聖的名號，
一定會被莊子奪去，我們讀的四子書，一定是老子、莊子、列子、關尹子，所讀的
經書，一定是靈樞素問，孔孟的書，與晉、商、申、韓的書，一齊成爲異端，束諸
高閣，不過遇着好奇的人，偶爾翻來看看，「大學中庸」在「禮記」內，與「玉制
禮器」並列，「人心惟危」六字，混在「曰若稽古」之內，也就莫得甚麼精微奧
妙了。後世講道學的人，一定會向道德經中，玄化之門，埋頭鑽研，一定會造出天
玄人玄，理化欲化，種種名詞，互相討論，依我想聖人的真相，不過如是。（著者

據：後來我偶翻太玄經，見有天玄、地玄、人玄、等名詞，惟理化欲化的名詞，我總未看見。

儒家的學說，以仁義爲立足點，定下一條公例，「行仁義者昌，不行仁義者亡」，古今成敗，能合這個公例的，就引來做證據，不合這個公例的，就置諸不論，舉個例來說：太史公殷本記說：「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，」周本紀說：「西伯爲陰行善，」連下兩個陰字，其作用就可想見了。齊世家更直截了當的說道：「西伯之說姜里，與呂尚陰謀修德，以傾商政，其事多兵權與奇計，」可見文王之行仁義，顯然有權術作用，儒家見文王成了功，就把他推算得了不得。徐偃王行仁義，漢東諸侯，朝者三十六國，荆文王惡其害己也，舉兵滅之，這是行仁義失敗了的，儒者就絕口不提。他們的論調，完全與鄉間譴因果報應的一樣，見人富貴，就說他積得有陰德，見人觸電死了，就說他忤逆不孝，推其本心，固是勸人爲善，其實真正的道理，并不是那麼樣。

古來的聖人，真是怪極了，處蒞質成，腳踏了聖人的土地，立即洗心革面，聖人感化人，有如此的神妙。我所不知者：管蔡的父親是聖人，母親是聖人，哥哥弟弟是聖人，四面八方被聖人圍住了，何以中間會生產鴟鴞？清世宗呼允禩爲阿其那，允禩爲塞思赫，翻譯出來，是豬狗二字。這個豬狗的父親是聖人，哥哥是聖人，總兒也是聖人。鴟鴞豬狗，會與聖人錯雜而生，聖人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李自成是個流氓，他進了北京，尋着崇禎帝后的屍，載以官槨，盛以柳棺，放在東華門，聽人祭奠。武王是個聖人，他走到紂死的地方，射他三箭，取黃鉞把頭斬下來，懸在太白旗上，他們爺兒，曾在紂名下稱禍幾天，做出這宗舉動，他的品行，連流氓都不如，公然也成爲惟精惟一^一的聖人，真是妙極了。假使莫得陳圓圓^一，魏公案，吳三桂投降了，李自成豈不成爲太祖高皇帝嗎？他自然也會成爲聖人，據清國太祖本紀，所載深仁厚澤，恐怕比周本紀要高幾倍。

太王實始翦商，王季文王繼之，孔子稱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，其實與司馬

之辭」，衆人就朝着他磕頭禮拜，同時又以「聖道設教」，對衆人說：「我的學說，是聖人遺傳來的」。有人問：「那個聖人？」他就順手指着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說道：「這就是聖人。」衆人也把他富如尸一般，朝着他磕頭禮拜。後來進化了，人民醒悟了，祭祀的時候，就把尸撤消，惟有聖人的迷夢，數千年未醒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竟受了數千年的崇拜。

講因果的人，說有個閻王，問閻王在何處？他說：「在地下」。講耶穌教的人：說有個上帝，問上帝在何處？他說：「在天上」。講理學的人，說有許多聖人，問「聖人在何處？」他說：「在古時」。這三種怪物，都是只能以意想像，不能目觀，不能證實，惟其不能證實，他的道理就越玄妙，信從的人，就越多。在創這種議論的人，本是勸人爲善，其意固可嘉，無如事實不真確，就會生出流弊。神道之弊，流爲拳匪，聖人之弊，使真理不能出現。

漢武帝招孔子尊爲聖人過後，天下的言論，都折衷於孔子，不敢違背。孔融對

於父母問題，略略討論一下，曹操就把他殺了。褚康非薄湯武，司馬昭也把他殺了。儒教能夠推行，全是曹操、司馬昭，一般人維持之力，後來開科取士，讀書人若不讀儒家的書，就莫得進身之路，一個死孔子，他會左手拿官爵，右手拿鋼刀，那纔不成爲萬世師表。宋、元、明、清學案中人，都是孔聖人馬蹄腳下人物，他們的心坎上，受了聖人的摧殘，他們的議論，焉得不支離穿鑿，焉得不迂曲難通。

中國的聖人，是專橫極了，他莫有說過的話，後人就不敢說，如果說出來，衆人就說他是異端，就要攻擊他，朱子發明了一新學說，不敢說是自己發明的，只好把孔門的格物致知，加一番解釋，說他的學說，是孔子嫡傳，然後才有人信從。王陽明發明一種學說，也只好把格物致知，加一番新解釋，以附會已說，說朱子講錯了，他的學說，才是孔子嫡傳，本來朱王二人的學說，都可以獨樹一幟，無須依附孔子，無如處於孔子勢力範圍之內，不敢附孔子。他們的學說，萬萬不能推行。他二人費盡心力去依附，當時的人，混說是偽學，受重大的攻擊，聖人專橫到這步田

地，怎麼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。

韓非子說得有個笑話。「郢人致書於燕相國，寫書的時候，天黑了，喊『舉燭』，寫書的人，就寫上『舉燭』二字，把書送去，燕相得書，想了許久，說道：『舉燭是尚明，尚明是任用賢人的意思』，以此說進之燕王，燕王用他的話，國遂大治，雖是收丁效，却非原書本意」，所以韓非說：「先王有郢書，後世多燕說」，究竟格物致知四字，作何解釋，恐怕只有手著大學的人才明白，朱王二人中，至少有一人免不脫「郢書燕說」的批評。豈但格物致知四字，恐怕「三經註疏，皇清經解，宋元明清學案內面，許多妙論，也逃不脫「郢書燕說」的批評。

學術上的黑幕，與政治上的黑幕，是一樣的，聖人與君主，是一胎雙生的，處處狼狽相依，聖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，聖人就莫得那麼尊崇，君主不仰仗聖人的學說，君主也莫得那麼猖獗，於是君主把他的名號分給聖人，聖人就相起王來了，聖人把他的名號，分給君主，君主也稱起聖來了。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動，聖人箝制人

民的思想、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，人民都要遵從，如果有人違背了，就算是大逆不道，爲法律所不容。聖人任便發一種議論，學者都要信從，如果有人批駁了，就算是非聖無法，爲清議所不容。中國的人民，受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壓迫，民意不能出現，無怪乎政治紊亂。中國的學者，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，思想不能獨立，無怪乎學滿銷沉。因爲學說有差誤，政治才會黑暗，所以君主之命該革，聖人之命尤其該革。

我不敢說孔子的人格不高，也不敢說孔子的學說不好，我只說除了孔子，也還有人格，也還有學說。孔子並莫有壓制我們，也未嘗禁止我們別創異說，無如後來的人，偏要抬出孔子，壓倒一切，使學者的思想，不敢出孔子範圍之外。學者心坎上，被孔子盤踞久了，理應把他推開，思想才能獨立，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來。前時有人把孔子推開了，同時外國的達爾文，馬克斯諸人，就闖進來，盤踞學者心上，天下言論又折衷於達爾文，馬克斯諸人，成了變形的孔子，執行聖人的任務。我

不知我國學者之思想，何以不能獨立一至於此？如果達爾文、馬克斯諸人去了，學術界又會有變形的孔子出來，繼承聖人之位。像這樣的下去，宇宙真理，怎麼研究得出來？我們須知，中國聖人可疑，外國聖人，更可疑。

凡事以平爲本，君主對於人民不平等，故政治上生糾葛，聖人對於學者不平等，故學術上生糾葛，我主張把孔子降下來，與周秦諸子并列，我與閱者諸君，一齊參加進去，與他們平坐一排，把達爾文、馬克斯諸人，歡迎進來，分庭抗禮，發表意見，大家磋商，不許孔子、達爾文、馬克斯諸人，高踞我們之上，我們也不高踞孔子、達爾文、馬克斯諸人之上，人人思想獨立，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。

我對於聖人既已懷疑，所以每讀古人之書，無在不疑，因定下讀書三訣，爲自己用功步驟，茲附錄於下。

第一步，以爲古敵：讀古人之書，就想此人是我的勁敵，有了他，就莫得我，非與他血戰一番不可。逐處尋他縫隙，一有縫隙，即便攻入，又代古人設法抗拒，

愈戰愈烈，愈攻愈深，必要如此，讀書方能入理。

第二步，以古爲友。我若讀書有見，即提出一種主張，與古人的主張對抗，把古人當如良友，互相切磋，如我的主張錯了，不妨改從古人，如古人的主張錯了，就依着我的主張，向前研究。

第三步，以古爲徒。著書的古人，學識膚淺的很多，如果我自信學力在那些古人之上，不妨把他們的書，拿來評閱，當如評閱學生文字一般，說得對的，與他加幾個密圈，說得不對的，與他劃幾根橫子。世間俚語村言，含有妙趣的，尚且不少，何況古人的書，自然有許多至理，存乎其中，我評閱越多，智識自然越高，這就是普通所說的「教學相長」了。如遇一個古人，智識與我相等，我就把他請出來，以老友相待。如朱晦菴待蔡元定一般。如遇有智識在我上的，我又把他認爲勁敵，尋他縫隙，看攻得進，攻不進。

我雖然定下三步功夫，其實並沒有做到，自己很覺抱愧，我現在正做第二步功

夫，想達第二步，還未達到，至於第三步，自量終身無達到之一日，譬如行路，驟然把路逕尋出，無奈路太長了，腳力有限，只好努力前進，走一截，算一截。

(完)

我對於聖人之懷疑

五〇

我的思想統系

民國元年，我發表厚黑學，受的影響，真是不盡，處處遭人疑忌，以致淪落不偶，一事無成。久之又久，一般人覺得黔驢無技，才與我相忘於無形。但是常懷私人問我，發表此文，動機安在？目的安在？是否憤時嫉俗，有意鬧社會搗亂？抑或意在改良社會，特將黑幕揭穿？我說：「我寫此文，最初目的，不過開玩笑罷了」。

滿清末年，我入四川高等學堂肄業，與同班友友張君列五（名培爵）和民國四年，在北學殉義，重慶浮圖關，有衣冠墓，加入同盟會，光緒三十二年假畢業，列五對我說道：「將來我們起事，定要派你帶一支兵。」我聽了很高興，就用歸納法，把歷史上的英雄，（彼時尚無偉人的名詞）一一考察，尋獲成功祕訣，知之無所得，宣統二年，我當富順中學堂監督，（彼時中學校長名曰監督）一夜臥在監齋室，偶然想及曹操劉備幾個人，恍然大悟，就把厚黑學發明了。每逢朋友聚會，

瘋講說之，以供笑樂。友人王君簡恆云：「你講的道理很不錯，但是我要忠告你，你照着你的說法，埋頭做去，包管你幹出轟轟烈烈的事業，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講，更不可形諸筆墨，否則於你種種不利。」雷君民心，也說：「厚黑學，是做不得，不得的。」後來我不聽良言，竟把他發表了。

辛亥年武昌起義，重慶響應，列五被舉爲蜀軍政府都督，成都跟着反正，成渝合併，列五赴省，浪居副都督，專管民政。我在自流井家中，列五打電報，叫我同廖君緒初上省，其時黨人在成都童子街，辦一報，曰：「公論日報」，我住報社內，社中人，叫我寫點文章，我想不出甚麼文章，衆人慫恿我，把厚黑學寫出，我初時很遲疑，緒初說：「你可以寫出，我替你作一序。」緒初是講程朱學的人，編造短步，簡恆民心諸人，俱呼之爲「廖大聖人」，我想：聖人都說寫得，當然寫得，就寫出來開玩笑，那知所生影響，果不出簡恆民心所料。

我發表此文，用的筆名，是「獨尊」二字，却無人不知厚黑學是我做的。以爲

我會如何如何，殊不知我發明了厚黑學，反成了天地鬼神，臨之在上，質之在旁，每想做一事，才一動念，自己即想道：「像這樣做法，旁人豈不說我實行厚黑學嗎？」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，我之不能成爲偉人者，根源實在於此，厚黑學，真是把我誤了。

後來我才悟得，厚黑二字，確是成功祕訣，而爲辦事上必要之技術。用此種技術，以圖謀一己之私利，我們名之曰厚，曰黑，用此種技術，以圖謀衆人之公利，則厚字即成爲「忍辱負重」，黑字即成爲「剛毅果斷」，自古聖賢豪傑，皆忍辱負重者也，皆剛毅果斷者也。假令我當日悟得此理，一眼法定衆人公利，放手做去，舉世非之而不顧。豈不成了轟轟烈烈的偉人？無如悟得時，年已老矣，機會已過矣，回想生平，追悔莫及，只好著書立說，將此祕訣，傳之於人。所以才在成都華西日報，寫「厚黑叢話」，反反覆覆，說明此理。

我是生性好辯的人，厚黑學，是以荀子「性惡說」爲立足地，許多人以孟子「

性善說」來駁我，我說道：「孟子說『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也，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』今試任喊一個當母親的，把他親生的孩子，抱出來，當衆試驗，母親手拿糕餅一塊，小孩一見，即伸手來抓，母親不給他，放在自己口中，露半截在外，小孩立會從母親口中取出，放在他口中，請問：這種現相，是否愛親？小孩坐在母親懷中，食乳食糕餅，哥哥近前，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。請問：這種現相，是否敬兄？只要全世界尋得出一個小孩，不這樣幹，我的厚黑學立即不講，讓孟子的『性善說』成立。既是全世界小孩，無一不這樣幹，我的厚黑學非成立不可。」我口雖這樣的說，然而心中也自懷疑，小孩的天性，何以會這樣呢？

後來見小孩見着木頭石塊，和銅鐵等物，都取來朝口中送，心想：此等現相，豈不等於地心吸力，把外間任何物件，都朝內部吸引一般？因憶在學堂時，教習講心理學，曾說：「人是莫得心的，心中一切知識，都是從外面來的。例如：看見花，知是香的，是我曾經聞過，看見鹽知是鹹的，是我曾經嘗過，某種事該做，某種

事不該做，是我不聽某人說過，抑或在書上見過。我們如把心中所有知識，一一審察其來源，從耳入者，仍從耳退出；從目入者，仍從目退出；其他從嗅覺味覺觸覺入者，一一從其來路退出，真心即空無所有了。『天德圓覺經云：『如來若自無始來，種種顛倒，妄認四大，爲自身相，六塵緣影，爲自心相。』我從此著想，就覺得心之構成，與地球之構成，完全相同。牛頓說：『地心有引力，能將泥土砂石，有形有體之物，吸集於而成爲地球。』我們何妨說：『人心也有引力，能將其開目觀，無形無體之物，吸集之而成爲心。』我於這犯牛頓的公例，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應用到人事上來，果然處處可通。我把字序的『姓籍說』，荀子的『性惡說』，柏宋儒的『去私說』，給甲乙丙三個而細玩之，才知人心境相，『性惡說』，『萬有引力』現相，並無善惡之可言。民國九年，著『性自』，『心理與力學』，『談入』，『宗吾臆談』內，創一公例：『道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』。後來擴大爲『單行錄』，此書算是我思想之中心點。

人專于變萬化，不外人與人接觸生出來的，一個我，一個人，是為數學上之二元，一個 x ，一個 y 。依解析幾何，可得五種線：(一)二直線，(二)圓，(三)拋物線，(四)橢圓，(五)變曲線，人世一切事變，總不出此五種線。我詳加考察，認為人與人不相衝突之線，只有四種，直線兩種，曲線兩種，除此四線而外，任走何種線，皆是衝突的。至於世界進化，則為三元，一曰力，二曰空間，三曰時間，其軌道則為三元中之螺旋線。我們每作一事，須把力線考察清楚，才不至與大衝突。主持國家大政的人，制定法令制度，也須把力線考察清楚，施行起來，才不至處處窒礙。

達爾文倡互競主義，其弊流於互相衝突，克魯泡特金，倡互助主義，其弊流於互相倚賴。我們應改行合力主義，如射箭然，懸一箭梁，克支箭向之射去，彼此不相衝突，而又不相倚賴，則可發達克氏之長，而無其短弊。達爾文講進化不錯，錯在講進化而提倡弱肉強食，克魯泡特金，講互助不錯，錯在講互助而主張無政府

互競和互助，其力線是橫的，成立不起政府，由達爾文之學說，有時亦能成立政府，而其政府，則是極端專制的。國中力線，鬱而不伸，斷不能永久安定。我們講合力主義，其力線是縱的，全國有若干人民，卽有若干力線，根根力線，直達中央，成一個極強健之政府，是爲政治上之合力。他如經濟也，外交也，亦須取合力主義，不如是則世界永不太平。自有歷史以來，皆是人與人相爭，其力線是橫的，我們應取縱的方向，懸出地球爲目的物，合全世界人，向之進攻，把他內部蘊藏的財富，取出來，全人類平分，是爲合力主義之終點。著者本此主張，曾作一篇：「解決社會之我見」，十六年載入「宗吾臆談」，十八年，擴大爲單行本，曰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。二十五年，我寫「厚黑叢話」，內面曾涉及國際問題。二十六年，定期十一月十二日，召集國民代表大會，制定憲法，我寫了一篇：「制憲私議」，從六月二十九日起，逐日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，以供參考。我又打算寫一篇：「外交私議」，方着手寫，七七事變發生，乃改寫一篇：「抗日計劃之商榷」，是年九

月刊一冊，曰：「制憲與抗日」，這些書現已售罄。此外我還寫有「中國民族之特性」，和「從戰國說起」等文；在日報上發表，現在我也不想再印了。我原想寫「本」：「中國主義」，現已不想再寫。茲把各種文字的大意，分經濟，政治，國際三方面，寫出來就是了。

(甲)關於經濟方面，我們改革經濟制度，首先應將世間的財物，何者應歸公有，何者應歸私有，劃分清楚，公者歸之公，私者歸之私，社會上才能相安無事。

第一項，地球生產力，洪荒之世，地球是禽獸公有物，人類出來，把禽獸打散，地球就我爲人類公有物。所以地球這個東西，應該全人類公共享受，根本上不應用金錢買賣，資本家買去，招佃收租，固是侵佔公有物，勞動家買去，自行耕種，也是侵佔公有物。何以故呢？以川省言之，七七事變以前，請人作工一日，每月工資伙食，至多不過大洋二元，（抗戰期中，生活程度高漲，是暫時現狀，當以購糧前爲準）假令我們請工人，在荒山上種樹一日，給以大洋一元，他得了報酬，勞力

即算消滅。樹在山上，聽其自然生長，若干年後，出售得價百元，或千元。此多得之九十八元，或九百九十八元，全是出於地球之生產力。地球爲人類公有物，此多得之九十八元，或九百九十八元，即該全人類平攤。勞動家只能享受勞力相當之代價，而不能享受此項生產力。所以說，勞動家買去耕種，也是侵佔了公有物，因此之故，全國土地，應一律收歸公有，由公家招佃收租，其利歸全社會享受，方爲合理。

第二項，機器生產力：替人作工一日，得大洋二元，作手工業，每日獲利，也不過大洋二元，這算是勞力之報酬，若改用機器，每日可獲利百元，或千元，此多得之九十八元，或九百九十八元，乃出於機器之生產力，非工人之勞力也。當初發明機器之人，業將發明權拋棄，機器成爲人類公有物，此九十八元，或九百九十八元，即該全人類平攤。舊日歸諸廠主所有，是爲侵佔了公有物。我們應該收歸公有，給工人以相當代價。由機器生出之利益，歸全社會享受，方爲合理。勞工既得代

價，即與普通人無異，所以「勞工專政」之說，是不合理。

第三項，腦力和體力：世間之物，只有身體是個人私有的，由身體發出來，有兩種力：一曰：腦之思考力，二曰：手足之運動力。這兩種力，即是個人私有物，社會上欲使用之，非出相當代價不可，並且出售與否，各人有完全自主權，不能任意侵犯之。

基於上面之研究，括爲二語曰：「地球生產力，和機器生產力，是社會公有物，腦力和體力，是個人私有物」。我們持此原則，以改革經濟制度，社會與個人，自然相安無事。

斯密士主張營業自由，個人之腦力和體力，可以盡量發展，這層是合理的。而他同時主張 有金錢的人，可購土地以收佃租，可購機器以開工廠，這就未免奪公有物以歸私。馬克斯主張：土地和工廠，一律收歸公有，這層是合理的。而他同時主張「強迫勞動」。認爲個人勞力和體力，是社會公有物，可藉社會力量侵犯之，

這就未免奪私有物以歸公。斯密士擁護私有權，忘却公有權，馬克斯擁護公有權，忘却私有權，故兩家學說，施行起來，俱有流弊。

我們細釋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，公者歸之公，私者歸之私，有斯密士，和馬克斯之長，而無其流弊。故世界經濟學，可分三大派：斯密士爲一派，馬克斯爲一派，中山先生則融合個人主義，和社會主義，而獨成一派。

馬克斯講共產，中山先生也講共產，馬克斯是「共現在」，中山先生是「共將來」，馬克斯是「搶歸公有」，中山先生是「購歸公有」。我們本中山先生遺意，定出一原則曰：「金錢可私有，土地和機器不能私有」。將現在私人所有的土地，和使用機器之工廠，一律購歸公有，就成爲「共將來不共現在」了。但是全國工廠如此之多，土地如此之廣，購買之款，從何而出呢？

我們首先定出一條法令 銀行由國家設立，私人不得設立，人民有款者，存之銀行，需款者，向銀行貸用，其有私相借貸者，法律上不予保障，因借貸而涉訟者

，其款沒收歸公。廢巨款於家，而發劫竊者，賊人捕獲時，其款亦予以沒收。有存款於外國銀行者，查確後，取消國籍。華僑所在地，設立國家銀行，存儲華僑之款。由國家保存外國銀行，私人不得遷往存儲。如此則人民金錢，集中國家銀行，可供一切應用。

銀行月息多少，依現行情為準。茲假定月息一分，以便說明。存入銀行，月息一分，貸出爲一分半，或二分，雖無異於以金錢放借者；繳所得稅三分之一，或二分之一與公家矣。

首都設中央銀行，各省設省銀行，各縣設縣銀行，縣之下設區銀行，和鄉村銀行，川省有場而無村，則設場銀行。銀行法既確定，即着手收買。

(一) 私立銀行，一律取消，其股本存入國家銀行，給以月息。

(二) 使用機器之工廠，和輪船，火車，礦山，鐵道等，一律收歸公有，私人股本，存入國家銀行。經理及職員工人等，悉仍其舊，不予變更。只將紅息繳歸國家。

手續是很簡單的。其手工業之工廠則聽之。

(三)全國土地房屋，一律照價收買。例如：某地有土地一段，月收租銀一百元，即定爲價銀一萬元，存入銀行，每月給以息銀一百元，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，向公家承租。其有土地自耕，房屋自坐者，則公共估價，仰或投標競佃，以確定其租。其小原業主有優先承租權。如此則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，無一人不是佃戶，也即是無一人不是地主，是之謂「平均地權」。

(四)國際貿易歸公，國內貿易歸私。出口貨，由人民售之公家，轉售外國，入口貨，由公家購而售之人民，聽其自由銷售，不再課稅，蓋價值之高低，公家操縱在手，取多取少，可適合國家之需要，無須多設機關，多用冗員，向銷售者瑣瑣征收，徒滋中飽營私之弊，而阻商業之發達也。執簡御繁，固應如此。外人在內地設有工廠者，人民不得與之直接交易。如此則關稅無形取銷，外貨以百元購得者，以一百五十元，或二百元，售之人民，即無異值百抽五十，值百抽百。

馬克斯所說的「剩餘價值」，是全人類所應得的，而被廠主掠奪了，他給廠中工人以相當代價，而以製出之貨，行銷世界各國。各國工人，雖有勞力，無所用之，例如：我國人口，號稱四萬萬，男女各半，從前女子以紡織爲業，自從洋紗，洋布，行銷中國，女子紡織之事，遂至絕迹，這一萬萬女子之勞力，卽算被其掠奪去了。外國廠主和工人，同是掠奪者，其工人生活之優裕，遠勝我國中等之家，而猶被生共產黨者，是劫掠歸去，分贓不平，匪首得多了，嘍囉得少了，叫匪首拿出來平分。我們對付外國劫賊之法，只有把國際貿易，收歸國家經營，等於墜壁清野，他就無從掠奪了。外貨何者該買，何者不該買，國家自有斟酌，出口入口，兩相平衡，我國與外國，兩得其益。

綜計收歸國有者，凡四項：（一）銀行，（二）使用機器之工廠和公司，（三）土地，（四）國際貿易。自學理言之，土地和機器，當然收歸國有，銀行和國際貿易之歸公，則本於中山先生「發達國家資本，節制私人資本」之主張。至其他私人

資本，應當如何節制，則俟此四者辦到後，再酌量行之。

上面四者，辦理完畢後，即可按照全國人口，發給生活費，以維持最低生活爲原則，（實施時，除未成年，及老年人外，對於壯年人，當視其過去工作情況，分別酌發，以防怠工等弊）因爲人民既將土地，機器，銀行，和國際貿易四者之收益，交之國家，國家即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。法國革命，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權，我們改革經濟制度，則注重生存權。孫中山先生，把生活程度，分爲二級（一）需要，即生存，（二）安適，（三）奢侈。現在的經濟制度，人民一遇不幸，即會凍死餓死，是以死字爲立足點，進而求生存，進而求安適和奢侈。我們發給生活費，則是以生字爲立足點，進而求安適，求奢侈。中山先生說：「生存爲社會中心一，人人能生存，重心即算穩定。」

昔日貧富懸殊，我們把土地，工廠，銀行，和國際貿易四者，收歸國有，則富者削低一級，全國人民，一律發給生活費，則貧者升高一級，高低二級之間，爲人

民活騰餘地。語云：「飢寒起盜心」，我們發給生活費，社會上可減少許多罪惡。衣食足而禮義興，風俗可日趨醇厚，學問家不憂衣食，可專心深造，事業家無內顧憂，可一意圖功。如此則社會文明，必蒸蒸日上。

改革社會，猶如醫病，有病之部份，該治療，無病之部份，不可妄動刀針。我們從舊經濟制度中，將土地，機器，銀行，和國際貿易四者，收歸國有，這即是有病之處，加以治療，其餘則悉仍其舊，私人生活，非有害於社會者，不加干涉，這即是無病之處，不動刀針，如此辦去，則個人主義，和社會主義，兩相調和，就與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適合了。

世界富豪，除銀行大王摩根，其父為富八，承受有遺產外，其餘如煤油大王洛克依爾，鋼鐵大王卡匿奇，鐵道大王介姆舍爾，汽車大王福爾特，商業大王瓦納邁爾，銅山大王章洛克，砂糖王斯布累克，法國大銀行家勞惠脫，美國大富豪休達布等，無一不由赤貧之子起家。我們把上述四者，收歸國有，這些大王，就無從出

現了。歐美之銀行大王，煤油大王等，養成了雄厚之勢力，欲推翻之而不能，我國尙無此種大王出現，然而業已萌芽了。爲虺弗摧，爲蛇奈何，真非曰：「設柳非所以備鼠也，所以使性弱能服虎也」。訂立法令規章者，如果對於鼠則防之惟恐不周，對於虎則縱之而不過問，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，我們規定：土地，工廠，銀行，和國際貿易四者，收歸國家經營，卽所以防虎也。

大凡規畫國家大計，目光至少須注及五百年後，否則施行一二百年，又要來一個第二次改革，國家所受犧牲，也就不小了。現在地主之土地，如果不收歸國家，而移轉佃農手中，并允許私人集資開設銀行，開設使用機器之工廠公司，抑或經營國際貿易，卽是發生流弊之根源，負有改革之責者，幸思之！思之！

孔子倡大同之說，自光注及數千年後，而下手則從小康做起走，孔子死後二千年餘年，大同尙未出現，其學說之價值，不惟不減，反益覺其偉大，何也？懸出一個目標，使人望之而走，數千年俱走不到，數千年後之人，俱有路可走。不似達爾文

，尼采，和斯密士諸人，所創學說，行之數十年，或百餘年，即處處碰壁，無路可走。只好彼此打戰。規畫國家大計，猶如修一大房子，須先把全部式樣繪出，按照修之，則說財力不夠，可先修某部份，次修某部份，最終就成一個很好的房子。

孫中山先生講「民權主義」曾說：「天生萬物，除了水平面以外，莫有一物是平的。各人聰明才力，有天賦之不同，如果把他們壓下去，一律要平等，世界便莫有進步，人類便要退化」。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權平等，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點平等，不是從上面壓下去，成爲平頭的平等。我們把此種原則，適用到經濟方面，不把平等線，放在平頭上，使國中貧富相等，而把平等線，放在立足點，使各人致富的機會相等。欲務農者，向公家承租土地，欲作工者，向工廠尋覓工作，爲官吏，爲教員，爲商賈，悉任自由，不加限制。因勞動種類之不同，所得之報酬即不同，或富或貧，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爲斷。如此則可促進人民向上心，而國家可日益進步。猶之水然，地勢高下不平，就滔滔汨汨，奔趨於海，若平而不流，即

成死水。

斯密士倡營業自由之說，認爲人人皆有自私之心，利用此種自私心，就可把世間利源，盡量開發出來，其說是以性惡說爲立足點。社會主義創始者，如聖西門諸人，皆謂人有同情心，是以性善說爲立足點。到了馬克斯，創出唯物史觀，則又參了點性惡說。而社會主義之發生，根本原於性善說，故個人主義經濟學，和社會主義經濟學之衝突，不外性善說，和性惡說之衝突。我們知道：「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，」無所謂善，無所謂惡，即是合善惡而一之。所以我們改革經濟制度，即應將個人主義，和社會主義，合而一之，才合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。

(乙)關於政治方面 我國辛亥革命而後，改爲民主共和國，意欲取法歐美，這是一種錯誤。我們要行民主共和制，辦法很簡單，只消把真正君主專制國的辦法，打一個顛倒，就成爲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了。君王專制國，是一個人做皇帝，我們行民主共和制，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做皇帝，把一個皇帝權，剖成四萬萬五千萬塊，每

人各執一塊，我們只研究這每塊皇帝權如何行使就是了。

我國從前的皇帝，要想興革一事，就把他的王張，提交軍機處，由軍機大臣議決了，就通飭各省，轉飭各縣，以及各鄉村照辦，其辦法是由上而下的。民主共和國，以鄉村議會，爲人民的軍機處，鄉村議員，爲人民的軍機大臣，川省有場而無村，人民對於國家想興革一事，即提交場議會，經場議員議決了，即提交區議會，由是而縣議會，而省議會，而國會，經國會議決了，即施行，其辦法是由下而上，與君主專制國，恰成一反對形式。

君主專制時代，軍機大臣議決之案，須奏請皇帝批准，方能施行。民主共和時代，國會議決之案，須經全體人民投票認可，方能施行。小事由國會議決行之，大點的事，由各省議會議決行之，再大的事，由各縣議會議決行之，頂大的事，才由全體人民投票公決。最困難的，是如何才可使四萬萬五千萬人，直接投票，直接發表意見，不致爲人操縱舞弊，這就大費研究，而辦法就不得不麻煩了。然而我們要

想直接行使民權，這種麻煩，是無法避免的。

第一要緊的，是整頓戶籍，每縣分若干區，區之下分若干場，場之下分若干保，每保分若干甲，每甲轄十家。投票不分男女老幼，一人有一投票權，一生下地，即取得此權，投票時，以家長爲代表。某甲家有十人，某甲一票，即算十票，某乙家有八人，某乙一票，即算八票。用聯二票，記名投票，甲長親到各家收票，列榜宣示，某甲家十票可決，某乙家八票否決。榜末合計，本甲可決者共若干票，否決者共若干票，持存根前往查對無誤後，甲長送之保長，保長又列榜宣示，第一甲可決者若干票，否決者若干票，第二甲可決者若干票，否決者若干票，榜末合計，本保可決者共若干票，否決者共若干票，將榜遞之區長，由是而縣，而省，而中央，層層發榜，最終以多數決定。此就關於全國之大事實之，關於者縣市之事，仿此辦理。

我國人民，對於國事，向不過問，要他裁決大政，判定可否，他是茫然不覺的。

。所以必須訓政，訓之者何人呢？在他省爲鄉村議員，在渝則爲場議員。場議員，一方面爲軍機大臣，一方面又爲太師，太傅，太保。凡是場議員，其智識當然比農民爲高，對於國事能明瞭，每當裁決大政時，就由場議員公開講演，使衆人了解真相，應投可決票，或否決票，由各人自行判斷，歸家書票，等候甲長來取。以川省習慣言之，每三天趕場一次，鄉、農民，無事都要趕場。場上發生一事，頃刻傳遍全場，有未趕場者，亦可轉相告語。所以施行此種辦法，在川省尙無何種困難。議會設在場上，人民有議案，直接向之提出，有不了解之事，可向議員詢問，於人民很便利。以上係人民行使創制權，複決權之實施辦法。

選舉大總統，由四萬萬一千萬人，直接選定，投票時，也以家長爲代表，每票舉三人，如投票人意中，認爲可選大總統者只有一人，或二人，則上只寫一人，或二人。例如某甲票上寫趙一等三人，某甲家有十口，則趙一等，即爲各得十票，某乙票上，寫錢二等二人，某乙家有八口，則錢二等即爲各得八票。用聯票，甲

長親到各家將票收齊後，即列榜書明。某甲家舉趙一等三人，某乙家舉錢二等二人。榜末合計，趙一共得若干票，錢二共得若干票。各家持存根查對無誤後，由甲長將榜送之保長。保長又列榜宣示。第一甲，趙一得若干票，錢二得若干票；第二甲，孫三得若干票，李四得若干票。合計趙一共得若干票，由保而區，而縣，而省，而中央，層層發榜，以最多數之一人爲大總統，次多之二人爲副總統，大總統任期四年，如中途病故，或經全國人民，總投票撤職，即以副總統代理，以湊滿四年爲止。第一任大總統於某年某月某日就職，以後每滿四年，於該月該日，新任大總統，必須就職，舊任大總統，得票最多數，可以連任。

人民欲彈劾大總統者，向場議會提出彈劾案，經場議員議決，以全場名義向區議會提出，區議會議決，以全區名義，向縣議會提出，由是而省議會，而國會，經國會議決，彈劾案成立，送交大總統，令其自行答辯，由國會將彈劾案，及答辯書，加具按語，刊印成冊，發布全國，由人民裁決之，對於大總統，或留任，或免職。

，仍總投票，層層發榜，取決於多數。省長，縣長，以至保長，甲長，人民行使選舉權，罷免權，亦參酌此法辦理。

大總統違法，經人民總投票，正式免職後，可以交付審判，處監禁，處槍斃，都是可以的。獨是未經正式免職以前，大總統在職權內，發出之命令，任何人都該絕對服從，有敢違反者，大總統得依法制裁之。

凡辦事當大處着眼，小處着手，遠處着眼，近處着手，我們一眼看定大同世界，而下手則從一村一場辦起走。我國人民，向來不問政治，然而也有辦法。我們規定，中央設中央銀行，各省設省銀行，各縣設縣銀行，縣之下設區銀行，區之下設場銀行，人民有錢者，應存之本場銀行。又規定，人民的土地，第一步收歸各場公有，欲使用土地者，向本場場長投餉。如此則人民因有切身關係，自不得不起而過問了。場銀行行長，由政府委任，副行長和場長，由人民投票選充，不稱職者，投票撤換，則選舉權，罷免權，人民自能行使了。銀行辦法大綱，和收買土地，承

佃土地辦法大綱，由政府規定，其細則由人民共同規定，有不合處，共同修改，則創制權，複決權，人民自能行使了。人民行使四權，以本場爲見習之地。有舊式縣長，監督其上，自不至發生流弊，卽生流弊，亦易救正。

每年應納租稅，總數若干，責成場長繳納，其整理土地，所得贏餘，歸各場公用。各場辦好了，聯而爲區，土地收歸全區公有，土地餘利，歸全區公用，區銀行副行長，和區長，由全區人民公舉，再進則聯而爲縣，土地收歸全縣公有，土地餘利，歸全縣公用，縣銀行副行長，和縣長，由全縣人民公舉。由是而省，而全國，及至土地收歸全國公有，大總統由全國人民公舉，則中華民國之憲法，卽告完成。倘能再進而將土地，收歸世界公有，全世界之大總統，由全世界人民公舉，則世界大同矣。

銀行，工廠，和國際貿易，收歸國有，尙屬容易，惟鄉間土地，糾葛萬端，故第一步，當收歸各村各場公有，本地人熟悉情形，容易處理，政府握定大綱，自會

釐然就緒，只要各村各場辦好，則基礎穩固，以下自迎刃而解。

民主共和國，以取法君主專制國爲原則，君主時代，知縣有司法權，我們卽當以司法權畀之縣長，縣長延請精通法律的人，爲司法官，司法官對縣長負責，縣長對人民負責，審判不公，人民彈劾縣長，撤換縣長就是了。昔日衙門黑暗，人所盡知，今之司法機關，也易受人瞻顧，往往事之真相，本地人士，昭然共見，而法臨調查之結果，適得其反，我們當以調查和調解之責，加之場長和區長，人民有爭執事件，訴諸場長，場長調查明白，予以調解，如不服，訴諸區長，場長應將調查所得，及調解經過情形，備文送之區，再調查，再調解，如不服，訴諸縣長，區長備文送之縣，如仍不服，訴諸省，訴諸中央。場長區長，可依本地習慣法處理，縣以上，則以國家法律解決之。

人民對於任何機關，如有疑點，都可自請查往，假如某甲對於國際貿易局，或中央銀行，疑其有弊，卽可向本場議會提議，該局或該行，有某點可疑，我要親

往澈查，場議會詢問議決，即向區議會提議，本場擬派某甲往查某事。區議會開會議決，即向縣議會提出，由是而省議會，而國會，國會開會議決後，即行知該局或該行，聽候澈查，某甲查出有弊，即依法提出彈劾案。如無弊，即在中央報紙聲明，我所疑者某點，今已查明無弊。倘不提彈劾案，又不聲明無弊，則某甲應受處分。倘某甲聲明無弊，嗣經某乙查出有弊，則某甲亦應受處分。其他省縣市所轄機關及工廠等，仿此行之。

現在民主主義，和獨裁主義，兩大潮流，互相衝突。孫中山先生講「民權主義」，曾說：「美國制憲之初，主張地方分權者，認為人性是善的，主張中央集權者，認為人性不盡是善的」。故知民主主義，和獨裁主義之衝突，仍是性善性惡問題之衝突。我們既知人性是渾然的，無善無惡，所以我們制定憲法，應當將地方分權，和中央集權，合而一之。上述的辦法，如能一一辦到，則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，有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，根根力線，直達中央，成一個極健全的合力政府。大總

統在職權內，發出的命令，人民當絕對服從，儼然專制國的皇帝，是爲獨裁主義。大總統去留之權，操諸人民之手，國家興革事項，由人民議決，是爲民主主義，如此則兩大潮流，卽合而爲一。

中山先生曾說：「政治裏頭，有兩個力量，一個是自由的力量，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。好似物理學裏頭，有離心力，和向心力一般」。又說：「兄弟所講的自由專制，這兩個力量，是主張雙方平衡，不要各走極端，像物體的離心力，和向心力，互相保持平衡一樣。」中山先生把物理學的原理，運用到政治上，是一種新發明。物理上，離心力，向心力，二者互相爲用，故政治上，也是放任與干涉，二者互相爲用。從前歐洲國家，對於工商業，行干涉主義，以致百業凋敝，斯密士起而著「原富」一書，力持放任主義，歐人行其說，驟致富強，無如放任太過，釀成資本家之專橫，社會上擾攘不安。於是馬克斯起而持干涉主義，則又干涉太過，凡非發生資本制度之源者，亦干涉之，私人生活亦干涉之，社會足擾攘不安。我們運

凡中山先生兩方平衡之理，把土地，工廠，銀行，和國際貿易，一律收歸國有，並制行之，此所謂國制也。私人生活，與夫勞心勞力之營業，一切放任，非有害於社會者，不加干涉，此所謂自由也。兩方平衡，自然安定。

黃老是放任主義，申韓是干涉主義，二者皆是醫國良藥，用之得當，立可起死回生。壽之苛虐，民不聊生，漢承其後，治之以黃老，劉璋闇弱，刑政廢弛，孔明承其後，治之以申韓，因病下藥，皆生了大効。我國今日，病情複雜，羸秦之病是害得有的，劉璋之病是害得有的，又兼之人心險詐，道德淪亡，應當黃老申韓孔孟，三者同時並進。以申韓之法，治貪官污吏，悍將驕兵，奸商貴族，以黃老之道，治老百姓，而正人心，厚風俗，孔孟之書，更不可少。果如此，則中國之病，自霍然而愈。

(丙)關於國際方面：現在的五洲萬國，是我國春秋戰國的放大形，古之春秋戰國，是今之五洲萬國的縮影。我輩欲推測將來國際上如何演變，當先研究春秋戰國

如何演變，要想解決現在國際的糾紛，當先研究春秋戰國之糾紛，是如何解決。

世界是以螺旋式進化的。禹會諸侯於塗山，執玉帛者萬國，成湯時三千國，周武王時一千八百國，春秋時二百四十國，戰國時七國，到秦始皇時，天下就一統了。歷時越久，國數越少，國之面積越寬，這即是螺旋式進化。「豎的方面越深，橫的方面越寬」，豎的方面者，時間也，橫的方面者，空間也。照這樣趨勢看去，現在的五洲萬國，勢必混合爲一而後止，所異者，古時是君主時代，嬴秦混合爲一，是一個做皇帝，將來五洲萬國，混合爲一，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做皇帝，而爲大同之世界。

目下世界大戰，一般人很抱悲觀，殊不知：這正是世界大同之預兆。譬如：數個泥丸，放在盤中，不相接觸，永久是個個獨立。我們取而擠之捏之，就成爲一個大泥丸。戰國七雄，競爭劇烈，此擠之捏之也，跟着嬴秦之統一出現。今之五洲萬國，競爭劇烈，亦所謂擠之捏之也。我們看清此種趨勢，順而應之，才不至爲螺

旋進化中之犧牲品。

將來地球這個東西，一定是收歸全人類公有的，一定是全球十八萬萬人，共同做皇帝的。我們願應此種趨勢，腳踏實地，一步一步的走去。土地一層，始而收歸一場一區公有，繼而收歸一縣一省公有，終而收歸全國公有。對於政治一層，所有創制，複決，選舉，罷免四權，始而行使於本場本區，繼而行使於本縣本省，終而行使於中央，公舉一個大總統。我國的憲政，即算完成。我們辦到這步，再看國際情形，如果世界各國，也走上我們這條路徑，我們即把全國土地，歸諸人類公有，十八萬萬人，公舉一個大總統，而世界就大同了。世界趨勢，顯然如此，饒希特據地，墨索里尼也，日本軍閥也，不過曇花一現，終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而已。猶江河之奔流入海，而欲以人力障塞之，無非多殺水畜，多毀田廬禾稼，爾其奔流入海，則依然如故也。

我們把國際趨勢看清楚些了，再檢查世界上產生的各種主義，何者與這種趨勢適

孟子曰：「善戰者服上刑」，而孔子則曰：「我戰則克」，正是所謂善戰者，羣兩說豈不衝突嗎？只要知道中國主義，是抵抗而不侵略，自然就不衝突了。孔子斷說：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」，他說「我戰則克」，是就抵抗方面言之。孟子把那些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」的人，痛恨到極點，他說：「善戰者服上刑」，是就侵略方面言之。拿現在的語來說，孟子曰：「善戰者服上刑」，等於說：「日本軍閥，一律該鎗斃。」孔子曰：「我戰則克」，等於說：「抗戰必勝」。

中國崇奉儒教，儒教創始者爲孔子，發揮光大之者爲朱子，孔子學術，本與管仲不同，因其能尊周攘夷，遽稱之曰：「如其仁，如其仁」，又稱之曰：「民到於今受其賜」，推崇備至，何也？爲其能抵抗也。南宋有金人之禍，隆興元年，朱子初見孝宗，卽言：「金人與我，有不共戴天之仇，當立卽斷絕和議」，這些地方，都是儒教精神所在。

中國主義，是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，養成一種民族性，所以中國人任便發出的議論，無在不合乎此種主義。例如：秦皇漢武開邊，歷史家羣焉非之，爲其侵略也，漢棄珠崖，論者無不稱其合王道，爲其不侵略也，秦檜議和，成爲千古罪人，爲其不抵抗也，岳飛受萬人崇拜，爲其能抵抗也。唐人詩云：「年年戰骨埋荒外，空見葡萄入漢家」。直不啻爲墨索里尼之遠征阿比西尼亞寫照，又云：「邊庭流血成海水，武皇開邊猶未已」，更不啻爲希特拉之侵奪四鄰寫照，更云：「憑君莫話封侯事，一將成功萬骨枯」，儼然是痛罵日本少壯軍人。此皆我國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現。及至受人侵略，則又變而力主用武，南宋有金人之禍，陸放翁遊諸葛武侯讀書台詩云：「出師一表千載無，遠比管樂蓋有餘，世上俗儒尋辨此，高堂當日讀何書」。直是斥南宋諸儒，只講理學，不謀恢復。臨死示兒云：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」。中國詩人，這類作品很多。我們要想考察民族性，要從哲學家，教育家的學說，和文人學士的作品上，才考察得出來，至於政治舞台的人，時或發

第一次世界大戰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純是「武力戰爭」，而我國則發明有一種最高等戰術，曰：「心理戰爭」。三國時，馬謖曰：「用吳越道，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，心戰為上，兵戰為下。」這是「心理戰爭」學說之起點。而其原理，則自戰國時發明之。孟子一書，純是講「心理戰爭」，其言曰：「夫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，寡助之至，親戚畔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，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畔，敵君予有不戰，戰必勝矣。」如此之語，不一而足，皆心理戰爭之說也。孟子曰：「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，以秦楚之甲堅兵撻，而曰制梃可撻，豈非怪語？而孟子深信不疑，決然言之，果也，孟子死後，不及百年，棟涉吳廣，揭竿而起，立把強秦推倒，孟子的說法，居然實現。嬴秦之兵力，摧滅六國而有餘，陳涉等烏合之衆，振臂一呼，而一統之江山，遂土崩瓦解，不敗於武力，而敗於心理，孟子有知，當亦掀髯大笑。

春秋時，兵爭不已，遂產出孫子的「兵戰哲學」，戰國七雄，運用孫子學說，

澄峯造極，門力閉智，二者俱窮，於是又產出孟子的「心戰哲學」，借乎以當時無大用之，現今的形勢，絕像戰國七雄時代，我們正該運用「心戰」之說。問：如何運用？——只須把中國主義，發揚出來就是了。暴秦亡國條件，德意日三國，是具備了的，全世界人民，和他們本國的人民，同在水深火熱之中，中國主義，一發揚出來，一定傾心悅服，就成了「心戰」妙用。

我國抗戰，業已五年，我們於「武力戰爭」之外，再發動一個「心理戰爭」，在實際上，成立一個「中國主義研究會」，請世界學者，悉心研究，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軍，敵人「攻城」，我們「攻心」。全世界傾心此種主義，是對於敵人取大包圍，敵人國內之人民，傾心此種主義，是為內部潰變。日本軍閥，自然倒斃，希特拉，和墨索里尼，也自然倒斃。

凡是一種大戰爭，必有一定的主義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是西洋主義，和西洋主義決勝負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我們應該把他變成中國主義，和西洋主義決勝負。只

正循着亡秦盜逕走去，我們正好運用「生」字統一之學理，乘其弱點而摧陷之，兵戰心戰，同時並進，德意日三國，不敢何待？

中西主義，極端相反。西洋方面，華爾文之弱肉強食，馮克斯之階級鬥爭，尼采之超人主義，與夫近今的法西斯主義等等，都是建築在「生」字上面。中國方面，孔子言仁，老子言慈，湯朱爲我，墨翟兼愛等等，都是建築在「生」字上面。我們讀衍衍文，尼采諸人之書，滿腔是殺機，讀孔孟老莊，和宋明諸儒之書，滿腔是生趣。醫藥用藥，相反才能相勝。方今西洋主義盛行，無處不是殺機，應當用中國主義救濟之，以一個「生」字，統一世界。

西人對社會，對國家，以「我」字爲起點，卽是以「身」字爲起點；中國儒家之「治國平天下」，從正心誠意做去，卽是以「心」字爲起點。雙方都注重把起點培養好。所以西人一見人閑居無事，卽叫他從事運動，把身體培養好；中國儒者一見人閑居無事，卽叫他讀書窮理，把心地培養好。西洋人著書作事，注重「於身有益」四

字，中國人著書作事，注重「問心無愧」四字。達爾文講競爭，倡言「弱肉強食」，尼采講超人主義，倡言「勦滅弱者，爲強者天職」。西人羣起信從，爲其「於身有益」也。中國絕無此等學說出現，爲其「問心有愧」也。西人在物質上求愉快，中國則在精神上求愉快。西人以入劇場跳舞場爲樂，中國則以讀書爲樂，爲善爲樂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作於人爲樂。故中國文化，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。

孔門的學說，「欲修其身，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，先誠其意」，從身字追進兩層，把「意」字尋出，以「誠意」爲起點。猶之修房子，把地面浮泥除去，尋着石底，才從事建築，由是而修身，而齊家，而治國平天下，造成的社會，是「以天下爲一家，以中國爲一人」，人我之間，無所謂衝突。西人學說，以利己爲主，以身字爲起點，不尋石底，逕從地面建築，造成的房子，終歸倒塌。所以經濟上造成資本主義，種下社會革命之禍胎，國際上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西洋主義，遂告破產。

「孟子曰：『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饑不寒』，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，孟子復生，亦不能否認，但孟子學說，一達到生存點，即截然而止，其言曰：『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』。人民到了不飢不寒，即教以禮讓，推行王道。達爾文盛言『優勝劣敗』，超出生存點以上，成爲無界域之競爭，其弊至於消滅他人之生存權，以供一己之慾壑。尼采學說，繼之而起，幾不知公理爲何物。德國威廉第二和希特拉，從而信之，墨索里尼，和日本少壯軍人，又從而信之。此世界所以紛紛大亂也。孟子曰：『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』。由此知：中國主義，有兩個原則：（一）人人爭生存，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爲限，（二）人人爭優勝，以不違背公理爲限。我們把此種主義，發揚出來，全世界憬然覺悟，知道捨了中國主義，別無出路，此卽『攻心』之法也。

中國主義，沉埋已久，應當聚全國學者，盡量開掘之，整理之，去其不合現情者，擷其精華，成爲系統，在國際上盡量宣傳。從前中山先生革命，一般人以爲必

大大的流血，只因主義完善，宣傳得力，遂不血刃而成功，此心理戰勝之先例也。

世界紛紛大亂者，病根有三：(甲)經濟方面，個人主義，和社會主義，互相衝突。(乙)政治方面，民主主義，和獨裁主義，互相衝突。(丙)國際方面，掠奪者和被掠奪者，互相衝突。我們一面抗戰，一面制定憲法，憲法內容：(甲)經濟方面，中國的土地，工廠，銀行，和國際貿易四者，一律收歸國有，其他經濟上之組織，悉仍其舊，個人主義，和社會主義，融合爲一。(乙)政治方面，四萬萬五千萬人，直接行使國權，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，直達中央，成一個極強健的合力政體。(丙)主義，和獨裁主義，融合爲一。(丙)國際貿易，收歸國家經營，入口出口，兩權平衡，輸入超額爲外國掠奪我國，出超則爲我國掠奪外國，今定爲出入平衡，無掠奪者，亦無被掠奪者，國與國即相安無事。憲法制成，一面實行，一面昭示萬國，求世界和平，正豈不著出路。一旦見中國主義之完善，一定跟着走來，希特拉，墨索里尼，和日本軍閥，三個惡魔，不打自倒，這即是心理之戰勝。

莫尤孫中山先生之分出軍政、訓政、憲政三個時期。現在國難嚴重，三者當同時並進。對內要面抗戰，是為軍政。在抗戰期中，制定憲法，從一村一場，實行選進，是為憲政。村議員、場議員，負訓練人民之責，是為訓政。一村一場辦好了，擴大為區，再擴大為縣，為省，為國，迫及擴大為國，憲政即算完成。將來如能擴充於全世界，就彈大同宇。

國際戰爭有三種：(一)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，(二)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，(三)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戰爭。上次大戰，屬乎第一種，這次大戰，屬乎第一種，和第三種。另外還有第三種，隱藏着躍躍欲動。若不將這三種問題，同時解決。恐怕此次大戰終了後，跟着又要發生第三次大戰。威爾遜於上次大戰之末，提出「民族自決」之主張。就是預防第二種戰爭，可惜未能實現。巴黎和會，特訂一個「勞工規約」，列入和約之第十三章，就是預防第三種戰爭，可惜不徹底。

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：割強對弱，小民族不平等，資本家對勞工不平等，軍閥

對平民不平等。孫中山先生曾說：「我們今日，要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，爲世界上的人打不平。」我們本三民主義，制出一部憲法，國與國立於平等地位，而本國的人民，在經濟上，在政治上，立足點也平等，這三種不平等之事，就算打平了。我們把這部憲法，宣布出來，卽成了我國的「抗戰宣言」，也卽是預定的「戰後和約」。倘若世界各國，也走上這條路，國際上三種戰爭之禍根，卽澈底拔除。

有了春秋那種形勢，管仲「九合諸侯」的政策，應運而生，有了戰國那種形勢，蘇秦「聯合六國」的政策，又應運而生。此二者皆「合力主義」也。管仲揭出「尊周攘夷」的旗幟，把全國之力線，集中「尊周」之一點，然後向四面打出，伐狄，伐山戎，伐楚，齊桓公遂獨霸中原。後來晉文稱霸，亦沿襲其策，連孔子修春秋，也秉承「尊周攘夷」之主旨。他這個政策，直貫穿了春秋全部。

到了戰國，情形變了，周天子紙老虎已揭破，「尊周」二字說不上，楚在春秋爲夷狄之國，此時更不能說「攘夷」的話，於是蘇秦引錐刺股，揣摩期年，從學理上研

究出「合縱」之策，齊楚燕趙韓魏六國，發出六根力線，取縱的方向，向強秦攻打，這種政策，一經告成，秦人不敢出關者十五年。戰國策曰：「當此之時，天下皆天，萬民之衆，王侯之威，謀臣之權，皆決於蘇秦之策」。又曰：「廷說諸侯之王，杜左右之口，天下莫之能抗」。戰國時百家爭鳴，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，蘇秦的政策，能夠風靡一世，豈是莫得真理嗎？無奈他莫得事業心，當了縱約長，可以驕傲父母妻嫂，就志得意滿，不復努力，以致未克成功。有了蘇秦之「合縱」，才生出張儀之「連橫」，連橫成功，而六國遂滅。可以說蘇秦的政策，實寫了一部戰國策。蘇秦的事，可分兩部份看，自引錐刺股，至當縱約長，是學理上之成功，當約長以後，是實行上之失敗。司馬光修資治通鑑，也說蘇秦的政策，是很好的，深惜六國之不能實行。三國時，魯肅和孔明，主張孫劉聯合，原是抄寫蘇秦的古本，曹操是千古奸雄，聽說孫權把荊州借與劉備，二人實行聯合了，正在寫字，手中之筆，都嚇落了，這個政策之厲害，可想而知。

現在五洲萬國，是春秋戰國的放大形，故威爾遜的「國際聯盟」，也就應運而生。他是老教授出身，也是學理上成功，實行上失敗。他的十四條原則，一宣布出來，備受世界歡迎，絕像蘇秦之受歡迎一般。無奈他在巴黎和會，欠了外交手腕，成立的國際聯盟，反成了分贓的團體。其最大原因，則由於美國之立場，根本與弱小民族相反，威爾遜「民族自決」之主張，不能實現，理固然也。我們熟察國際形勢，仍非走管仲、蘇秦，和威爾遜，這條路線不可。應由我國出來，發起「新的國際聯盟」，以弱小民族為主體，進而與強國聯合，把威爾遜的原則，修正之，擴大之，喊出「人類平等」的口號，以替代「民族自決」四字，這樣一來，決定成功。何也？我國立場，與弱小民族相同故也，有孔老以來，絕好的主義，有漢棄珠崖，這類絕好的事實，為世界各國所深信故也。

世界紛爭之際，必須有一個重心，才能穩定，這個重心輪到我國來了。我們於武力戰爭之外，應當（一）在國際上成立一個「中國主義研究會」，為宣傳機關。（

「一」發起「新的國際聯盟」，爲中國主義實行機關。喊出「人類平等」的口號，把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，和被壓迫的勞工與平民，一齊喚醒起來，與我們同立在一根戰綫上，如此，則我國就成爲世界重心了。孟子謂：「制挺可撻秦楚，」蓋純乎「心理戰爭」也，我國今日，則「武力戰爭」與「心理戰爭」，同時並進，無異於以武力推行中國主義，則戰勝敵人也決然無疑，救世界人類於水火也，亦決然無疑。

管仲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伐狄，伐山戎，是用武力解決，召陵之役，是用政治解決。我們把「新的國際聯盟」組織好，德義日三國，如能信從我們的王道主義，則用政治解決，否則師法蘇秦故智，率合人類向之攻打，暴秦亡國條件，德意日三國，鬼具備了的，不敗何待？

世界禍機四伏，念之不寒而慄，上次大戰，已告結束，而戰勝國之勞工，反暴動起來，法國首相克利滿梭，綽號「母老虎」，是歐戰中最出力之人，巴黎和會，充滿腥膻，爲法國增光不少，反遭國人行刺，幾乎把七十九歲的老命送掉。貴族們

利戰勝歸國之將士，帶起徽章，橫行都市，專制魔王，墨索里尼，乘機出現。美國人民震暴動，威爾遜調兵彈壓，方才平息。英國的礦工，和鐵路工人，船上水手等，結成三角同盟，布起陣勢，預備隨時可同政府決戰，嘗得英國首相，專意喬治，駕着飛機，今日回倫敦彈壓，明日赴巴黎開會，一夕數驚，疲於奔命。其原因，則由於大戰到了第三年，一般勞工，都覺悟起來，一方面在戰場上兵戎相見，一方開舉出代表，在中立國交換意見，主張言和。及到戰事終了，勞工覺得白白的犧牲，所以處處發生暴動。巴黎和會，正在開會，而各國的勞工，也舉代表，在瑞士國之蘇城開會。巴黎和會，見此情形，才訂一個「勞工規約」，列入和約，與自己國中之勞工言和。上次大戰，情形如此，此次大戰，可想而知。上次威爾遜提出「民族自決」之主張，巴黎和會，割強食着，弱小民族之心理，則又不言可知。此種禍根，若不澈底拔除，戰爭是永無終止的。要拔除此種禍根，捨了中國主權，別無他法；除了中國出來，肩此責任，也別無他人。

世界是一天一天進化的，是日向大同方面趨去的，其所以進化遲滯，大同久未出現者，可用比喻說明之。凡鐵條皆有磁氣，只因內部分子凌亂，南極北極相消，故磁力發不出來。如用磁石在鐵條上面，引導一下，南北極排順，立即發出磁力。現在全世界分子，凌亂極矣，我們用中國主義，引導一下，分子立即排順，就可加速進化之速度，而大同可早日出現。

地球爲萬寶之庫，我們需要財貨，向之劫取，他是絕不抵抗的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乃是一幕劫賊，在主人門外，你剝我的衣服，我搶你的錢包，互相廝殺，並不入主人門內一步；地球有知，當亦大笑不止。請問是誰之罪？罪在充當盜賊主之達爾文和尼采。

凡事以「平」爲本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，純是黨權在一個「平」字上面。這個「平」字，是從大學上治國平天下那個「平」字生出來的。民族主義，屏權主義，古漢阿人競爭平等，一到「平」字，即截然而止，轉其目標，向地產採取實物，所以發生戰爭。

義，言開墾，言種植，與夫水力發電等等，總之開發地球生產力，故三民主義之書，極合現在國際的趨勢，可說是中國主義之實行計劃，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針也。「新的國際聯盟」者，大同世界之過渡機關也。世界紛紛擾擾，全是由地球生產力，機器生產力，和人類之腦力體力，不相調協生出來的。我們組織「新的國際聯盟」，把這四種力線，一一排順，歷若干年，調整完畢，然後破除國界，把土地和機器，一併收歸全人類公有，技師出腦力，工人出體力，把地球蘊藏的寶物，取出來，分全人類平分。像這樣辦去，即是懸出地球為目的物，合全人類向之進攻，廢了方隅相同之合力綫。人與人戰爭之禍，永遠消除，孔子和孫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義，於是完成。

以上經濟，政治，國際三者，俱以合力主義為本。此外我還寫了兩本書：（一）考試制之商榷，（二）中國學術之趨勢。其大意如下：

我以為國家立法，須把力綫考察清楚，把離心力，向心力，配置平衡。我國從

前考試時代，士子讀書與否，聽其自由，這是一種離心力，考試及格，有種種榮譽和利益，足以動人歆羨，又具有向心力，兩力平衡，故其時，國家並未規定學課，讀書之子，也不須有人監督，他自己會「三更燈火五更雞」的用功。這就像地球繞日，離心向心，二力平衡，不須外力推動，自能回旋不已。今則校中學課，嚴密規定，又派教職員嚴密監視，而學子之用功，未見勝過科舉時代，且流弊百出，這就是離心力，向心力，配置不平之故。今之一切制度，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，故規章愈密，監察愈嚴，而流弊反越多，言之慨然。

照現行學制之規定，欲取得畢業資格者，必須捐棄百事，每日在講堂上坐若干鐘，歷若干年，始取得畢業文憑而去，於是貧家子弟，在所擯棄，富家子弟，因礙故而不能每日入校者，亦在所擯棄，迨至家貧者積有學費，家富者障故已去，而年歲已過，亦在所擯棄。國家施行此種制度，四十年矣，冥冥中不知損失若干人才。我主張把現行學制打破，設一個考試制，把考試標準，明白規定，等於懸出一個箭

據，使人向之而射一樣。每屆小學，中學，及大學，舉行畢業考試時，在校生，肄業生，自修生，一體與試，不問學年，不問年齡，只問程度，嚴格考試，只要及格，即給予畢業文憑。並於各地適中場所，設置公共圖書館，理化試驗室，延聘導師，常住其中，俾自修生，有所請問。如此辦法，則貧民子弟，工商界學徒，各機關小職員，和年長失學之人，只要自家肯用功，都有取得大學畢業之希望，半工半作，半自修，而各人之能力，可盡量發展，國家文化，可日益進步。中山先生講「民權主義」，曾說：「各人聰明才力，有天賦之不同，如把他們壓下去，一律要平等，世界便莫有進步，人類便要退化」。現在學校內，把天才生，劣等生，混而為一，同樣授課，同時畢業，壓為平頭的平等，這就是違反中山先生誠條，足使國家退化。因此我主張：現行學制，應澈底改革，統以考試制匯其歸。曾寫了一本「考試制之商榷」。我寫此文，有一段趣事，是被木棒痛打一頓，才寫出來的，不妨把原委寫出來，用博一笑。

我從民國五年起，即當四川省視廳（現改名省督學）當局每次召集教育會議，我即把我的主張，提爲議案，俱未通過，民國十二年，我上一呈文廬陳理由十六項，專請在原籍富順縣試辦，經省長公署核准舉行，十三年，我呈請省署通令全省試辦，各縣遂次第舉行。十四年年假時，叙州聯立中校學生畢業，我往主試，考了幾場，一夜，學生多人，手持木棒啞鈴，把我拖出寢室，痛打一頓，其時全場靜靜悄悄，學生寂無一語，我也默不一語，惟聞兵兵兵之聲，學生臨去罵道：「你這狗東西，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」？我睡在地下想道：「只要打不死，又來！」跟即請宣讀知事來驗傷，傷單粘卷，木棒啞鈴存案備查。次晨，我電呈上峯，末云：「自經此次風潮，愈見考試之必要。視學身受重傷，死生莫卜，如或不起，尙望厲行考試，挽此頹風，生平主張，倘獲見諸實行，身在九原，亦當引爲大幸。（傷單及原電載四川教育公報，第一卷，第一期。）我稍愈，即裹傷上堂，勒令學生一律就試，不許一人藉故不到，場規更加嚴厲，試畢將首要學生，送交宜賓知事訊辦，詳備備

載四川教育公報，茲不具述。事後，我自咎欠了宣傳，特寫一文「考試制之商榷」，呈由四川教育廳，印作單行本，發交各縣研究。

民國十四年，川省頒布「各級學校學生畢業考試暫行條例」。規定：小學會考，於年暑假舉行，不分學校與私塾，一體與試，中學修業年滿，委員到校主試。其計劃是先開放小學，故先舉行小學會考，俟小學有了成效，再開放中學。廿三年，中央頒行中學會考制，取消小學會考制，成都，華陽，……理番，松潘等六十一縣教育局長，以「會考制度，行已數年，成效顯著」等語，聯名協請保留此項制度，教育廳據情轉呈教育部，奉指令「姑准試行一年」。廿四年，四川省政府咨請教育部，請：「川省小學會考，有悠久之歷史，著有成效」，臚陳理由五項，請予保留，覆文「姑准再辦一年」，廿五年全川各縣，遂一律停止小學會考。

我主張的考試制，有兩種意義：（一）學校內部的學課，太不認真，用考試制以救正之，（二）現行的學制，太把人拘束緊了，用考試制以解放之。現行的會考制，

只有前一種意義，後一種則無之，廿五年九月，我將所著「考試制之商榷」，重行印出，並將我請在富順縣試辦的呈文，請通令各縣試辦的呈文，省公署先後令文，成華等六十二縣教育局長的呈文，暨教育廳，省政府，和教育廳往來公文，附載於后，成爲一本，交成渝書店發售，藉供教育界人士討論。

現在既厲行會考制，我希望政府頒布「條法令」，「舉行會考時，私塾生，和自修生，一律與考，不問年齡，只問程度」。只要有此種法令出現，現行學制，纔算澈底改革了。

我寫那篇「考試制之商榷」，注重在提倡私塾和自修。現在許多有學問的人，想當校長教員而不可得，遂有百計營謀者，同時有許多學生，求入學校而不可得，每次招考，異常擁擠，錄取者少，擯棄者多，並且招考時，關說之信函，紛來沓至，校長深以爲苦。學校是造就人才之地，鬧得來讀書須鑽營，教書須鑽營，不得謂非立法之不善也。從前地方官，對書院山長用聘，待之以師禮，京朝大官同籍者，往

佳樂就斯席，爲地方造人才，蓋師位甚尊故也。今則地方官對校長用令，極長對之用呈，學校變成官廳，教員儼成僱傭，師道凌夷，一至於此。尙望國家特許私塾之成立，與正式學校，並行不悖，此亦培養士氣之一法也。東主聘我否，我設館有人來學否，一以我之品行學問爲準，爾風俗可毋致醇厚。

現在全面抗戰，秀傑之士，或赴前方軍營，或在後方工作，同時添設許多臨時機關，將來戰事終了，機關裁撤，此項人才，消歸何處？上次歐戰終了，意大利戰勝歸來之將士，戴着徽章，莫得麵包吃，處處暴動，墨索里尼，飛機組織棒喝，因之竊得政權，此可爲前車之鑒。此時我們早把學校開放，允許私塾之成立，則戰勝歸來之軍官軍佐，和裁撤之人員，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，富厚之家，慕其聲望，輿必厚具脩脯，延請訓課子弟，抑或自行設館授徒，此亦代國家消納人才之一法。廣東坡有篤論任俠的文字，可爲我們這種主張之註腳。一面可消除隱患，一面可以培植人才，而款則無須國家添籌，我們何苦而不爲？

至於我寫的「中國學術之趨勢」，大旨言：我國學術最發達有兩個時期，第一是周秦諸子，第二是趙宋諸儒，這兩個時期的學術，都有創造性。漢魏以至五代，是承襲周秦時代之學術，而加以研究，元明是承襲趙宋時代之學術，而加以研究，清朝是承襲漢宋時代之學術，而加以研究，俱缺乏創造性。

從周秦至今，可劃為三個時期：周秦諸子，為中國學術，獨立發達時期，趙宋諸儒，為中國學術，和印度學術，融合時期。現在已經入第三時期了，世界大通，天涯比鄰，中國，印度，西洋，三方學術，相匯相疊，依天然的趨勢看去，此三者又該融合為一，是為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時期。進化是有軌道可尋的，知道從前中西兩方學術融合，出以某種方式，即知將來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，當出以某種方式。我們用鳥瞰法，升在空中，如看河流入海，就可把學術上之大趨勢看出來。

周秦諸子中，豈推老子為代表，孔子不是以代表。「赫道德經」包含世間法，和出世間法兩部份，他說：「以正治國，以尊養國兵」是世間法，孔盪申韓孫吳諸人

，是走的這條路。他說：「致虛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」，是出世間法，莊列關尹諸人，是走的這條路。他是入世出世，打成一片，我們提出老子，就可貫通周秦諸子全部學說。

趙宋諸儒中，當推程明道爲代表，朱子不足以代表。明道把中國學術，和印度學術，融合爲一，成爲所謂宋學，明道死後，才分出程（伊川）朱和陸王兩派，故提出明道，就可貫通全部宋學。明道以釋氏之法治心，以孔氏之法治世，治心治世，打成一片，恰走入老子途徑。近人章太炎曰：「大程遠於釋氏，而偏遷於老聃。」故中國學術，徹始徹終，可以老子貫通之。

世人以佛老並稱，則老子學說，又可貫通印度學術。嚴又陵批老子，於第十章曰：「黃老之道，民主之國之所用也」。於三十七章曰：「此旨與盧梭正同」，於四十六章曰：「純是民主主義，讀法儒孟德斯鳩法意三書，有以徵吾言之不妄也。」定知老子學說，又可貫通西洋學術。我不是說：我國有了老子，就可不去學西洋學問，

我是說，西洋學問，與老子相通，我們可以盡量去學。

我們從周秦諸子中，把老子提出來，就可把中西印三方學術，溝通爲一。有人說：著道德經的老子，是戰國時人，不是春秋時人，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時，生在戰國時，我只是說，一部道德經，可以貫通中西印三方學術。知其可以貫通，才可把世界學說融合爲一。

我們主張把力學規律，應用到人事上來，而老子則早已用之，他書中屢以水爲喻，水之爲物，卽是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的。牛頓所說「萬有引力」的現相，老子早已見之，其言曰：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。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，蹶發蹶竭，滅蹶六字，俱是「萬有引力」那個「引」字的反面字，也卽是離心力那個「離」字的代名詞。老子看見此等現相，不知其爲何物，因以「一」字代之，古代算術，凡遇未知數

，皆以「一」字代之。老子言道亦然，其所謂「一」，即牛頓所謂「引力」也。

自然界以同一原則，生人生物，牛頓尋出這個原則，用之物理上，老子尋出這個原則，用之人事上。西人談力學，談電學，必正負二者對舉，老子言道，常用有無，高下，陰陽，靜躁，貴賤，剛柔等字，也是把相反之二者對舉。牛頓之稱，有愛因斯坦，老子之後，有莊子，莊子的學說，含有相對論原理，如「泰山爲小，秋毫爲大；彭祖爲夭，殤子爲壽」一類話。都是就空間上，時間上，相對而言之。我們會這觀之，即可把人事與物理，溝通爲一。

牛頓發明萬有引力，定出公例，紛繁之物理，釐然就緒，而科學遂大進步。牛頓的原理，老子早已發明，惜乎沉埋已久，我們把他掘發出來，製成公例，紛繁之人事，一定盪然就緒，而文明必大進步。

從前印度學說，傳入我國，我國盡量採用，修正之，發揮之，所有華嚴宗，天台宗，淨土宗等，「一中國化，非復印度之舊，故深得一般人歡迎，就中最盛者惟

禪宗，而此宗在印度，幾等於無。我們此後採用西洋學說，仍用採用印度學說方法，使達爾文，斯密士，和馬克斯諸人，一一中國化，如用藥之有炮炙法，把他有毒那一部份除去，單留有益這一部份。達爾文講進化不錯，錯在倡言弱肉強食，斯密士發達個性不錯，錯在發達個性，而妨害社會，馬克斯講社會主義也不錯，錯在看見社會，忘卻個人，我們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。

孔門學說，是誠意，正心，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，一以貫之。從前印度明心見性之說，傳入中國，與固有學說，發生衝突，宋儒就用孔門的誠意正心，與之溝通爲一。現在西洋的個人主義，國家主義，和社會主義，傳入中國，又與固有學說，發生衝突，我們應該用孔門的修齊治平，與之溝通爲一。始而溝通，終而融合，如此則學說不至紛歧，而人世之紛爭可免。融合之後，再分頭研究，如一株樹然，知道枝葉花果，同在一樹上，即無所謂衝突了。

宇宙事物，原是孳生不已的，由最初之一個，孳生無數個，越孳生，越紛繁，

自其相同之點觀之，無在其不同，自其相異之點觀之，無在其不異。古今講學的人，儘管分門別戶，互相排斥，其實越講越相合，卽如宋儒排斥佛學，他們的學說中，含有禪理，任何人都不能否認，孟子排斥告子，王陽明是孟子信徒，他說，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，其語又絕類告子，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因爲宇宙真理，同出一源，只要能夠深求，就會同歸於一。猶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。從他相異之點看去，草與木不同，此木與彼木不同，同是一木，發生出來的千花萬葉，明顯微鏡看去，無一朵相同之花，無一片相同之葉，可說是不同之極了。我們倘能會觀其通，從他相同之點看去，則花花相同，葉葉相同，花與葉相同，此木與彼木相同，再精而察之，草木禽獸，泥土沙石，物質相同，由分子，而原子，而電子，也就無所謂不同了。世間的學說，由同而異，由異而同，等於同出一源之水，可分爲數支，來源不同之水，可匯爲一流，千派萬別，無不同歸於海。

中國人研究學問 往往能見其全體，而不能見其細微，古時聖賢一開口卽是天

地萬物，總括全體而言之，好像遠遠望見一山，於山之全體，是看見了的，只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，就說得依稀恍惚了。西人分科研究，把山上之一草一木，看得非常清楚，至於山之全體，却不十分了然，中國重在綜合，西洋重在分析，二者融合爲一，就可得真理之全了。

現在世界上紛擾擾，衝突不已，我們窮源竟委的考察，實由於互相反對的事說生出來的。性善說與性惡說，是互相反對的，個人主義經濟學，和社會主義經濟學，是互相反對的，民主主義，和獨裁主義，是互相反對的。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，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，從未折衷一是，思想上既不一致，行爲上當然不能一致。衝突之事，就在所不免了。真理只有一個，猶如大山一般，東西南北看去，形狀不同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份，所譯山之形狀，就各不相同。我們研究事理，如果尋出了本源，任是互相反對之說，俱可折衷爲一。我們可定一公例曰「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，爭辯了數十年，數百年，或數千年，仍對峙不下，此二說一定是各

得真理之一半，一定可合而爲一」。如性善說與性惡說，又如唯心論與唯物論等等皆是也。

有人說「人的意志爲物質所支配」，又有人說「物質爲人的意志所支配」。這兩說是各得真理之一半。譬如：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，遷移進去，某處作臥房，某處作廚房，某處作會客室，器具如何陳設，字畫如何懸掛，一一要審度屋宇之形式而爲之，我們的思想，受了屋宇之支配，即是意志受了物質之支配。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，也可把他另行改造，屋宇就受我們之支配，即是物質受意志之支配。歐洲機器發明而後，工業大興，人民的生活情形，隨之而變，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志，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，發明家費盡腦力，機器才能出現，工業才能發達，這又是人的意志，支配了物質。這類說法，與「英雄造時勢，時勢造英雄」是一樣的，單看一面，未常說不去，但必須兩面合攏來，理論方才圓滿。有了物理數學等科，才能產出牛頓，有了牛頓，物理數學等科，又生大變化。有了咸同的時局，

才造出曾左諸人，有了曾左諸人，又造出一個時局。猶如雞生蛋，蛋生雞一般。面看去，是輾轉相生，其實是前進不已的，後之蛋非前之蛋，後之雞非前之雞，物質支配人的意志，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質，英雄造時勢，時勢又造英雄，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。倘於進化歷程中，割取半截以立論，任他引出若干證據，終是一偏之見。我們細加考察，即知雞之外無蛋，蛋之外無雞，心之外無物，物之外無心，雞與蛋可說是一個東西，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，唯心論，唯物論，原可合而為一。

尙書上「說命」篇，曰：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」，孫中山先生則曰：「知難行易」，一般人都說 兩說是衝突的，其實並不衝突，兩說可相輔而行。傅說的意思，是說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，你趕快實行好了。」孫中山先生的意思，是說「知是很難的，行是很容易的，你趕快實行好了。」二者俱是勉人實行，有何衝突？難易二字，本是形容詞，傅說和孫中山先生，站在各人的立場上，因聽話者的情況，各有不同，故用這種形容詞，加重其語氣，而歸根於叫人實行。我們明白了

傅說和孫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，即知兩說可相輔而行。

就實質言之，世間的事，有知難行易的，有知易行難的，例如：發明輪船火車，何等艱難，發明之後，叫技師依樣製造，那就很容易了，是謂知難行易。學製輪船火車的人，在講堂上聽技師講說製造方法，心中很了然，到工場實地去做，那就很難了，是謂知易行難。

傅說說：知易行難，孫中山先生說：知難行易，這兩個知字的意義，迥乎不同，傅說的「知」字，是指「聽話了解」而言，孫中山先生的「知」字，是指「發明新理」而言。「孫文學說」中，所舉飲食，作文，用錢等十事，和修理水管一事，都是屬乎發明方面的事。孫中山先生，是革命界先知先覺，他訓誡黨員，儼然是發明家對技師說話。意若曰：「艱難的工作，我已經做了，你們當技師的，依樣製造，是很容易的」。故曰「知難行易」。傅說身居師保，他訓誡武丁，儼然是技師對學徒說話，我們取尙書本文讀之，即知傅說對武丁說了許多話，武丁說道「你的話

很好，我很了解。」傅說因警告之曰：「知之非艱，行之惟艱。」即是說。「講堂上了解不算事，要工場中做得出來才算事」。傅說和孫中山先生，都是按照聽話者情況而立言，無非趨重實行而已。

發明家把輪船火車發明了，叫技師依樣去做，技師做成之後，又招些學生來學，這原是一貫之事。孫中山先生說的是前半截，傅說說的是後半截，所以說，兩說並不衝突。

我們可以定出一個公例：「凡事與天性習慣違反者，知易行難，與天性習慣不違反者，知難行易。」例如，我們對畫師說：我家有一小孩，形狀如何如何，叫他畫，他畫來總不肯，把小孩牽來與他看，他一畫就神肖，是謂知難行易。因畫師以畫爲業，與他的習慣並不違反也。畫師把小孩畫在黑板上，叫素未習畫之人臨摹，看得明明白白，而畫來總不肯，又成了知易行難。因其人素未習畫，與習慣違反故也。革命志士，犧牲生命，在所不惜，所苦者，不知採用何種方法，始能成功，是

謂知難行易。普通人，你對他講殺身成仁的道理，他也認爲是很好的事，對他講進行的方法，他也很了解，但叫他去實行，他就不肯幹，是謂知易行難。何也？殺身成仁之事，與志士之天性不違反，與普通人之天性則違反也。

據上面的研究，傳說的說法，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，原是各明一義。我們當返躬自問，如果自己是技師，是革命志士，就誦孫中山先生之語以自警；如果是學徒，是普通人，就誦傳說之語以自警。

再者 王陽明主張「知行合一」，說「即知即行」，孫中山先生則主張「知行分工」，說「知者不必自行，行者不必自知」。這兩說表面是衝突的，其實也是並行不悖。以作戰言之，主帥把作戰計劃決定了，立即發布命令，指揮將士進攻，是爲「即知即行」。主帥不必親臨戰場，是爲「知者不必自行」。戰場上的將士，未必了解主帥的計劃，是爲「行者不必自知」。這也是一貫的事。王陽明說：「知行合一」，是就主帥本身言之。孫中山先生說：「知行分工」，是就指揮將士言

之。如果本身都要分工，那纔，孫中山先生著了一部「三民主義」，和「孫文學說」，就可閉門高臥了，而他十次失敗，十次起事，可知他本身是實行「知行合一」的，不過訓練黨員的時候，是主帥對將士說話，才有「知行分工」的說法。全軍之中，只有主帥一人，才能這樣說。其他將士，奉命作戰，「即知即行」。如果也說：「知行分工，知者不必自行，」那就誤事不小了。我們這樣的研究，即知王陽明的說，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，原是各明一義，我們在某種情況之下，適用某種說法即是了。

一部「孫文學說」，幸為黨員怠於工作而作。所有「知難行易，和「知行分工」之說，都是按照當日情事，為黨員痛下針砭，有了這種病，才下這種藥。至於傳說和王陽明所說的，其病情又自不同，我們識得立言本旨，才不至自誤誤人，凡讀古人書，俱當如是。

我們又可定一公例曰：「關於人事上之處理，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，一定是正

主性善說，「主性惡說」。孟子主張仁義化民，是以性善說爲立足點，韓非主張法律繩人，是以性惡說爲立足點；個人主義經濟學，是以性惡說爲立足點，社會主義經濟學，是以性善說爲立足點，獨裁主義，是以性惡說爲立足點，民主主義，是以性善說爲立足點；達爾文之互競主義，是以性惡說爲立足點，克魯泡特金之互助主義，是以性善說爲立足點。因爲人性之觀察不同，創出之學說遂不同。我們欲解除世界之糾紛，當先解除學說之糾紛，欲解除學說之糾紛，當先從研究人性入手。

人性本來是渾然的，無所謂善，無所謂惡，也即是可以爲善，可以爲惡。孟子出來，於整個人性中，截半面以立論，曰性善，在當時是一種新奇學說，於學術界，遂獨樹一幟。但是遺下了半面，荀子出來，把這半面提出來，曰性惡，也是一種新奇學說，於學術界，又特樹一幟，成爲對峙之二派。此二派皆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何也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。孟子之性善說，已經偏了，王陽明致良知之說，則更偏，學術界通例，其說愈偏者愈新奇，愈受人歡迎，所以陽明之說，一倡出來，

風行一世。荀子之性惡說，已經偏了，我的厚黑學則更偏，陽明向東偏，我向西偏，其偏之程度恰相等，所以厚黑學三字，遂洋溢乎四川。後來我著「心理與力學」，說：「人性無善無惡」，陽明晚年，也說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。譬之攻城，陽明從東門攻入，我從西門攻入，入了城中，所見景物，彼此都是一樣。陽明講致良知，說得頭頭是道，我講厚黑學，也說得頭頭是道，其實皆一偏之見也。

我研究人性，由「厚黑學」而生出一條公例：「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」，由此公例，生出「合力主義」，本此主義，而談經濟，談政治，談國際，談考試，談學術趨勢，與其他種種，我的思想，始終是一貫的。所謂厚黑學者，特思想之過程耳，理論至為粗淺，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，或稱許，或詆斥，嘖嘖衆口，其他作品，則不甚注意。白居易云：「僕之詩，人所愛者，悉不過雜律詩，長恨歌以下耳，時之所重，僕之所輕」。我也有同樣的感慨，故把我思想之統系寫出，藉釋衆人之疑。

(完)

我的思想統系

一二四

所 版
有 權

(翻印必究)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版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三版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四版

厚 黑 學(全一冊)

定價國幣一元

著 者 李 宗 吾

發 行 者 王 淵 默

印 刷 者 啟 明 印 刷 社

寄 售 處 省 內 外 各 大 書 坊

#10
404031

實價
區元

74.84